

之

東

黃天培自題

東 之

著 培 炎 黃



3 0662 9624 9

行發店書活生海上

月一十年三十二國民華中

卷頭語

什麼叫做「之東」？爲什麼寫之東？讀了之東，自會明白。此時吾所欲說的，是我對於寫文章的態度。

雖說「貪吟自己詩」，到底文字這樣東西，是寫給別人看的。既然寫給別人看，該想一下。那種文章人家好懂？那種不好懂？那種文章懂的人多？那種懂的人少？那種文章愛看的人多？那種愛看的人少？

我是打算過的。如果有人問：爲什麼你不寫那種文章，而寫這種文章？我願意很坦白地答覆：就爲是能讀和愛讀那種文

章，像你老先生樣不多的緣故。

自從之東先在大公報披露，有人告訴我，旁人在那裏批評，說：「之東有些幽默氣息。怎麼那位先生也會說幽默話？」幽默不幽默，在乎人們的感覺。可是有一點我要說明，文章越能感動人，當然越好。不過，也要有箇限度。自己也得預先立下一箇標準。吾願把古來這一類的文字，舉幾箇例來說說：

『楚莊王一匹愛馬，餵得太胖，死了。傷心得很，要把大夫禮葬牠，大家都說不行，王大怒，說：「那箇敢反對，那箇死。」優孟來了。一進門，嚎陶大哭。王問怎麼哭？他一面哭，一面說：「吾們大王所最鍾愛的馬啊！怎麼僅僅用大夫的

禮葬你呢？怎麼對得起你呀！請快快用葬大王的禮葬你吧！」

王問：「該怎樣呢？」他說：「該用怎樣的棺，怎樣的槨，多少人鑿穴，多少人堆土，建起廟來供牠，殺起牛來祭牠，把一萬戶的地方來封牠，這樣，纔使天下後世都知道吾們的大王，是看輕人的，是看重馬的。」一席話，說得莊王吩咐趕快把死馬交給廚房，不許把剛纔的話傳出去。」

「秦始皇要建一大花園，東從函谷關起，要圈用很多很多的土地，優旃來了。一見始皇，大加稱讚，說：「好得很。快多養些飛禽走獸。敵人從東方來的時候，叫這些麋啊！鹿啊！去觸他們，是了。」始皇一聽，立刻吩咐停工。」

這一類說法固然很妙，他們的用心卻是很苦。

『晉朝的元帝，生了皇子，大賞賜一羣臣子，有一位殷洪喬起來道謝，說：「皇上生子，這是何等可賀的事，只是小臣毫無功勞，怎麼可以受賜呢？」』皇帝大笑，說：「這事，豈可以讓你功勞呢？」』

這一類說法，固然可以使人發大笑，可是並沒有什麼好處，卻也並沒有什麼壞處。大概茶餘酒後，打諢，調笑，皆屬這一類。

『桓溫常常躺在牀上，獨自發憤，說：「這樣混下去，怎麼得了？」』忽然站起來說：「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貽臭

萬年。」

「阮嗣宗很浪漫，有人譏諷他，他說：禮法啊！禮法，那裏是爲吾們設立的呢？」

這一類說法，也許不是他們本心的話，故意說得痛快，說得放浪，吾以爲無論他們心地怎樣，到底是萬萬不可以。

吾認爲從古時到現在，有等人，抱着光明純正的目標，困於黑暗而嚴酷的環境，於無可如何的中間，不敢說正面，就反面來說，不能用直筆，用曲筆來寫。冷雋乾峭的文句，詭奇微妙的語調，無非欲對方避去正面的刺激，而發現天良上的感動。他們的用心多麼苦！這種人多麼可憐而又可敬！至於又一

等人，利用羣衆心理上弱點，但求博得喝采，雖違反良心也不顧，譬如班固說東方朔玩世滑稽，『首陽爲拙，柱下爲工。』以李老先生退隱柱下爲工，固然夠不上知己，且不說了。稱夷齊兩弟兄爲拙，竟公然打倒氣節，提倡奸滑，好像替日本人編製偽滿洲國教科書資料一樣。尤其不堪的，自己幹着卑鄙浪漫的腐化行爲，還老着面皮，說得多麼闊氣，多麼有理，借此引誘一般意識沒有堅定的青年，跟着他亂跑，文人萬惡，一至於此。吾想稍明白人生意義的，決不肯這樣幹。

還有一層，吾要說一說：我很不贊成請不相干的人來作序文。天下自有不相干的人肯替人作不相干的序文，簡直等於吾

鄉死了人，雇用老媽子代主人舉哀。而請求名流闊老寫一篇寬皮大套的恭維話，簡直等於死了以後赴告前邊的像贊。我呢，文字的好壞又一問題，這類無聊的舉動，希望我永遠不要幹，並且不替人家幹。

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著者

等人，利用羣衆心理上弱點，但求博得喝采，雖違反良心也不顧，譬如班固說東方朔玩世滑稽，『首陽爲拙，柱下爲工。』以李老先生退隱柱下爲工，固然夠不上知己，且不說了。稱夷齊兩弟兄爲拙，竟公然打倒氣節，提倡奸滑，好像替日本人編製偽滿洲國教科書資料一樣。尤其不堪的，自己幹着卑鄙浪漫的腐化行爲，還老着面皮，說得多麼闊氣，多麼有理，借此引誘一般意識沒有堅定的青年，跟着他亂跑，文人萬惡，一至於此。吾想稍明白人生意義的，決不肯這樣幹。

還有一層，吾要說一說：我很不贊成請不相干的人來作序文。天下自有不相干的人肯替人作不相干的序文，簡直等於吾

鄉死了人，雇用老媽子代主人舉哀。而請求名流闊老寫一篇寬皮大套的恭維話，簡直等於死了以後赴告前邊的像贊。我呢，文字的好壞又一問題，這類無聊的舉動，希望我永遠不要幹，并且不替人家幹。

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著者

692.3
169
2

目次

一	開篇·····	一
二	滬杭車中·····	七
三	杭州·····	二
四	紹興第一天·····	一七
五	紹興第二天·····	三二
六	寧波·····	三七
七	氣象萬千的溪口·····	四〇
八	剡谿九曲·····	五三

九	桃花時節上天台……………	六三
十	天台第一天……………	七一
十一	天台第二天……………	七七
十二	天台第三天……………	八五
十三	從天台到雁蕩……………	九九
十四	雁蕩第一天……………	一〇七
十五	雁蕩第二天……………	一二七
十六	雁蕩末兩天……………	一二九
十七	歸途……………	一四一
十八	結束語……………	一五一

一 開 篇

高等游民

食毛踐土天良發現

什麼叫之東

這一回，吾總算做了很道地的「高等游民」了。人家把無業者稱做游民，人到無業的時候，關了門和他妻子吵鬧的不暇，那裏還有工夫去游？即使出門，不是借債，上典當，便是鑽營打點，這種人還當他是游民，真是「旁人不識予心苦，將謂偷閒學少年」了。像吾們纔配稱游民，不是官，是「民」。問：你



們去幹麼？答：吾們去「游」，吾們是純潔的真實的「游」。爲什麼稱「高等」呢？游民本來用不着分階級，就爲吾們這次「游」，奉了浙江省建設廳的邀請而去的。事關奉憲，非比尋常，不是吾們擺臭架子，實在對邀請吾們的浙江建設廳，該有相當的尊重呀！所以這「高等游民」四字，老口唱曲子，咬音個個正確。

那麼，遊過，算了，爲什麼還要嚕嚕嚕寫這本游記呢？

這就爲浙江建設廳邀請吾們去游，化一筆錢供給吾們游資，是有條件的。凡是去游的，都須擔任一門工作，能畫的畫，能攝影的攝影，能詩的詩，能文的文，總得把天地自然之美，浙江省山川文物之富麗，與夫當局幾年來辛苦經營的成績，寫些出

來。吾呢，雖然一無所能，但哼幾句詩，寫篇把游記，當然算不來好，卻還是家常便飯。那麼，你該把游記送浙江建設廳，爲什麼自己出版呢？這其中有箇很大的道理，必得說明一下纔好：浙江建設廳方面，已經另外交卷了，但是吾想了又想，浙江建設廳這筆錢，不是廳長腰包裏掏出來的，是老百姓血汗的一小部分。吾對浙江建設廳交過卷了，對老百姓怎樣呢？專制朝代公文上說得好：「爾等食毛踐土，具有天良」，吾既踐了浙江的土——這回游過了十箇縣城，——，食了老百姓的毛——這個毛字，就是那左傳上說：「澗谿沼沚之毛」的毛，我是終年素食的，說吾食毛，是再貼切沒有——，那能不天良發現，寫

篇把正正當當的游記，讓憂愁苦悶的老百姓消遣消遣呢？只是吾所哼的幾首詩，雖然寫在一塊兒，卻並不是預備給一般老百姓消遣，是要說明的。

並且還有一層大道理，老杜說得好：「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吾的肉體，可以聽官廳指揮，奉憲而去，奉憲而回。吾的心靈，每每不肯湊趣。很精彩的意思，要他來時，他偏躲在腦海角落裏，老不肯出現。不要他來，他偏骨碌骨碌像潮水一般來箇不休。大概自古以來文章家都會感覺到這樣神氣。所以，奉詔吟詩，除掉李青蓮清平調三絕外，自古迄今，很少可誦的作品。吾的游記，雖然不會好，總想不要拘束牠，

壓迫牠，讓這腦海角落裏的東西跑些出來，也許對吾游記的讀者，減少些抱歉的意思。

那麼，你的游記，叫做「之東」，是什麼意思？是不是跑到東邊去麼？不錯。吾這回游的，是甯紹溫台四屬，都在浙江省的東部。卻還有一層意思：浙江，古來不是稱做「之江」麼？現今杭州六和塔下，不還有一箇之江大學麼？所以稱「之東」，不能算是古典派。而且「浙」字要十筆，「之」字只須四筆。行草書還只兩筆。何等簡單？現在正是提倡新生活的時代。新生活，有一箇重要條件，就是簡單，所以吾書不稱「浙東」而稱「之東」，也包含着適應提倡新生活潮流的苦衷。

二 滬杭車中

調查戶口

人才統計

林語堂

最快樂的，要算是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八那一天滬杭火車裏的生活了。上午九點鐘，天公下了一陣毛毛雨。吾的夫人，到月臺上來替吾送行，還不夠快活麼？兩大間車廂裏，滿滿地坐着同目標的老朋友，以及沒有見過面的新朋友，見過面而不很叫得出尊姓大名，或久慕大名而無緣拜會的似老非老

半新不新的朋友。在那箇時候，「客氣」兩個字，完全不適用。不過有一種朋友，使人遇見最感痛苦，就是見過面而不很叫得出尊姓大名的。從前每人帶一柄摺扇時，往往故意索閱扇頭書畫，其實完全不是這回事，是要調查他的台甫呀！現在摺扇偏偏不大用了。真正糟糕。吾呢，在那左一堆閒談，右一堆狂笑的當兒，抽箇空兒，把同行的人數，來計算一下。於是趙叔雍大喊大叫，「要調查戶口了！」嚇得大眾一跳。立刻沈靜下來，不到幾分鐘，又大談大笑起來了。

調查戶口的結果，吾來宣布一下：

一 這一車裏同受浙江建設廳邀請的 三十四人

二 這三十四人分配出發的組數

四組

三 這三十四人所佔省籍

六省

四 這三十四人最多的一省所佔人數

十九人

最多的一省是那省呢？是江蘇。吾心中暗想：吾們江蘇游民真多呀！浙江本省倒只八人，廣東三人，山東一人，四川一人和福建一人。

再把技能來統計：

能畫的

八人

能攝影的

六人

能畫又能攝影的

一人

能攝影又能文的

三人

能文的

十六人

吾心中又暗想：中國文人真多呀！

這一大批人中間久慕大名無緣拜會的一類中間，倒有一位朋友，吾對他說：「吾沒有見過你」，他答：「吾倒見過你的」。

就是林語堂。真正幽默家，開口便幽默。吾還說：「吾腦海裏的林語堂，不是今天眼簾前的林語堂。其一，沒有這般年青。其二，沒有這般瘦。其三，似乎還要擺些香架子。」

沿途，桃花漸漸開了，嘉興過去，桃花更多。雨總是濛濛着。不料到了杭州，天氣忽轉冷起來。

三 杭州

湖樓話雨

別業招漁

杭州到了。在一大堆迎接人們中間，夾着吾的兒子敬武，剛纔吾妻送我，看見妻的時候，子在那裏？看見了子，妻又在那裏？忽然想起老杜詩句「卻看妻，子愁何在？」吾得了這句的新讀法了。

雨越發大了。天冷得不堪。時間已過午後三點鐘了。還有一兩箇鐘頭，怎樣使過去呢？總得消遣一下纔好。林語堂，潘

光旦等都在那裏嚷。吾說：吾們到西泠印社去。

一到了西泠印社，登四照閣，把三面窗子打開了一望，湖裏的水，和環湖的山峯，抹成一種顏色，就是灰色。山脚下還有幾十株桃，花開得不少了。在那灰色的雲霧裏，哭不出，笑不出地掙扎着。

話匣打開了。在座光旦，語堂，還有全增嘏。你發一句，我接一句，敬武在旁邊聽。說些什麼問題呢？說：吾們中國的先聖昔賢，歷來是提倡中和的。提倡中和，就是反對極端。這點影響於民族性很不小。自古以來，產生不出很大的大英雄，就是很大的大奸惡也沒有。像那西洋的亞歷山大，愷撒，拿破

論，林肯，連那東方的成吉思汗等等，且不論他們好和壞，吾們漢族中那一個及得上。就因爲一種主張，纔傾向這邊，便有人拉到那邊去；纔傾向那邊，又便有人拉到這邊來。永遠不會到極端，就永遠不會有極端好和極端壞，就永遠不會有極端厲害的人。

這時四照閣裏散坐喫茶，不假思索，隨隨便便的閒談，要使文人或畫家描寫起來，倒是一場很風雅的「湖樓話雨」。

依吾想來，雖似近乎嚼蛆。其中卻有些道理。吾們漢族的崇拜中和，倒是很古的。一部虞書，至少總可以說是代表三千年以前思想的了。臯陶和禹講到用人的難處，提出九德做標

準。就是一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意思是既要寬大，又要精密，既要和平，又要強硬；既要……，又要……，料不到那時候就有這般複雜的心理，吾們漢族思想成熟得這般早呀；孔老先生稱讚舜的政治手腕「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這不都是三千年以前很早提倡中和的證據麼？

還有一個有力的證據，孟子說：「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楊墨二人，各走極端，不必說了。子莫執中，總算好了麼？孟子還以爲不對，他說：「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

一也。」孟子的意思，執定了中心不動，還是不行。須得或左或右或中，隨時移動纔行。孟子的反對極端論，真正尖銳化。

魏晉以後，釋道兩家競爭很烈。鬥法的把戲，不一而足。

但不久就有顧歡出來，著一篇夷夏論，明僧紹著一篇二教論，孟景翼著一篇正一論，張融著一篇門律，他們都說，兩教各有各的妙用。張融更妙哩，臨死的時候，左手拿着一本孝經和本老子，右手拿着一本小品法華經，表示他一生努力於三教調和工作。在兩種學說對抗的時候，立刻產生出調和論來，因此永不會有極端精深的貢獻。這也是一例罷。

天公真無賴，歸途忽然下起雪來。那一夜，浙江建設廳假

西湖邊上中行別業招滄，建廳祕書汪英賓代表建廳說明浙江，江蘇，江西，安徽，福建合組一個東南五省交通周覽會，不久要成立。先請諸位分組去遊覽遊覽賜吾們一點作品。又說了許多歡迎的話。大眾推我致答詞。吾就把奉憲遊山，怕不會有好作品貢獻，並且天氣來得壞，照這樣子，怕寫生攝影，任何英雄，都沒有用武之地，應先切實聲明，免致失望等話說了一下。接下來，衆推林語堂，他立刻拿出幽默家的風度，說：浙江建設廳招待吾們好，吾們說些好話。要使招待得不好，吾們罵他一頓。惹得哄堂大笑。大家又推郁達夫講，到底沒有肯。

四 紹興第一天

玄廬被害紀念碑

柯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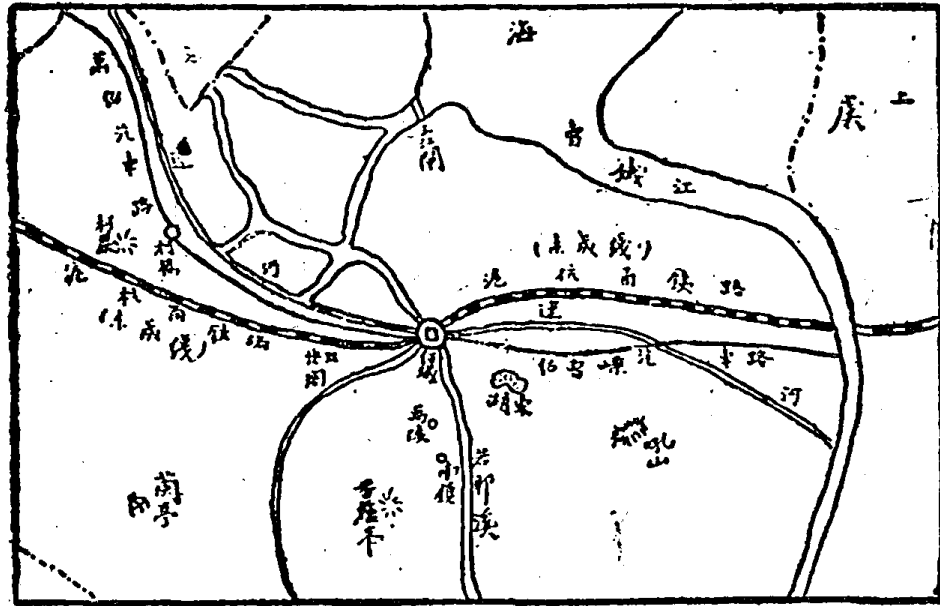
禹廟

我的斷脛

游之東過杭卽景

車後桃花車前雪，西湖春深寒轉烈。湖濱別業賓筵開，
愁心千疊壓酒盃。寫真攝影都無才。安得神力呵風雷。
天雞一聲兩峯曉。初陽殘雪相輝照。一鞭人共桃花笑。

紹興名勝圖



今天已是三月二十九日子。

天公爲要表示他的權威，昨夜故意下一陣雨夾雪，把你們一團高興，根本打消。到了今天，趁你們萬分懊喪的時候，忽然捧出一團緋紅的太陽來，開開你們的心。

吾們的一組，吾以外，郭步陶，俞劍華，錢鑄九，顧仲彝，趙慕儒，徐培基，龔叔賢，建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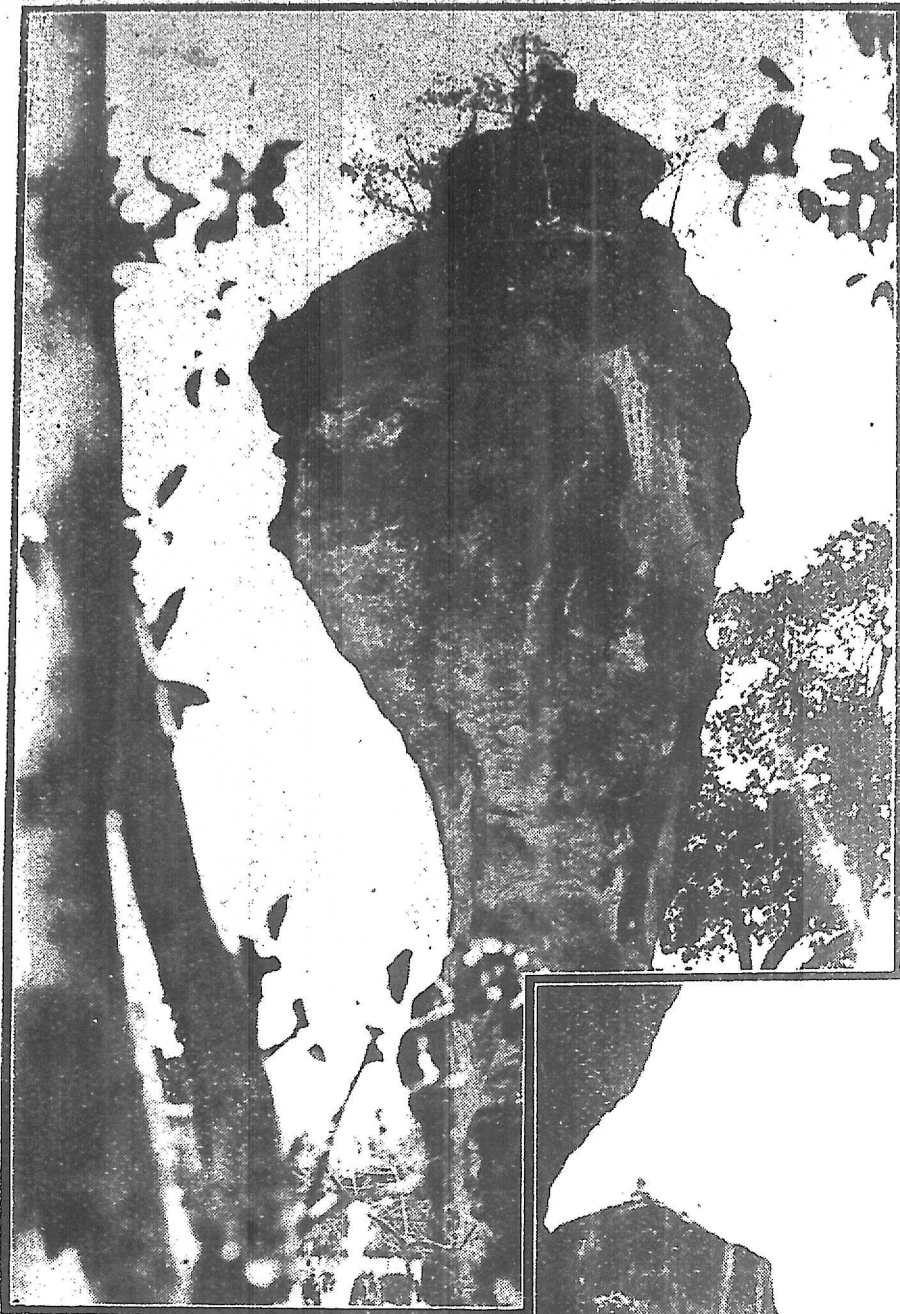
廳派科長朱延平共九人渡了錢塘江，從浙江第一碼頭登岸，上蕭紹長途汽車。向東南行。

高高地紀念碑豎立在空際，衙前到了。這是吾友沈玄廬被害處。玄廬的死，到現在還沒有宣布究竟的真相。所以紀念碑僅有標題，沒有碑文。到此，吾不能不聯想到吾友河南鎮平縣彭禹廷的被害。禹廷是爲了熱心改造鄉村，遭那般土豪的忌，被他們處死的。這類的朋友還多着哩！一個人爲發揮自家志願，便死，有什麼懊悔。禹廷們啊！你們真是「人豪」，你們都是「求仁得仁」，雖長眠千古，絲毫沒有怨恨，只怕你們免不了還有些希望，就是希望後起的加倍努力，莫辜負你們苦心罷。

衙前地方屬蕭山縣，遠望見龕山，明嘉靖三十二年，參將湯克寬，在這裏大破倭寇。土人還是很高興地又像很榮耀地在這般說：唉！可憐了。

從柯亭下車。東漢蔡邕在此避難，見亭間椽竹，知道他能發異響，拿來製笛，極妙。吾們由金湯侯，朱萑之，謝舜臣諸君的導引，坐了船，去遊柯巖。

柯巖普照寺俗稱石佛寺，巖下鑿壁爲龕，佛像供於其中，這不足爲奇，奇在寺旁一石，高約六七十尺，頂很粗，根倒很瘦削，頂上有泥有草，很危險地孤立在空中。很像去年到熱河所見棒錘峯。上刻「雲骨」兩字，旁邊有銘，光緒二年瘦生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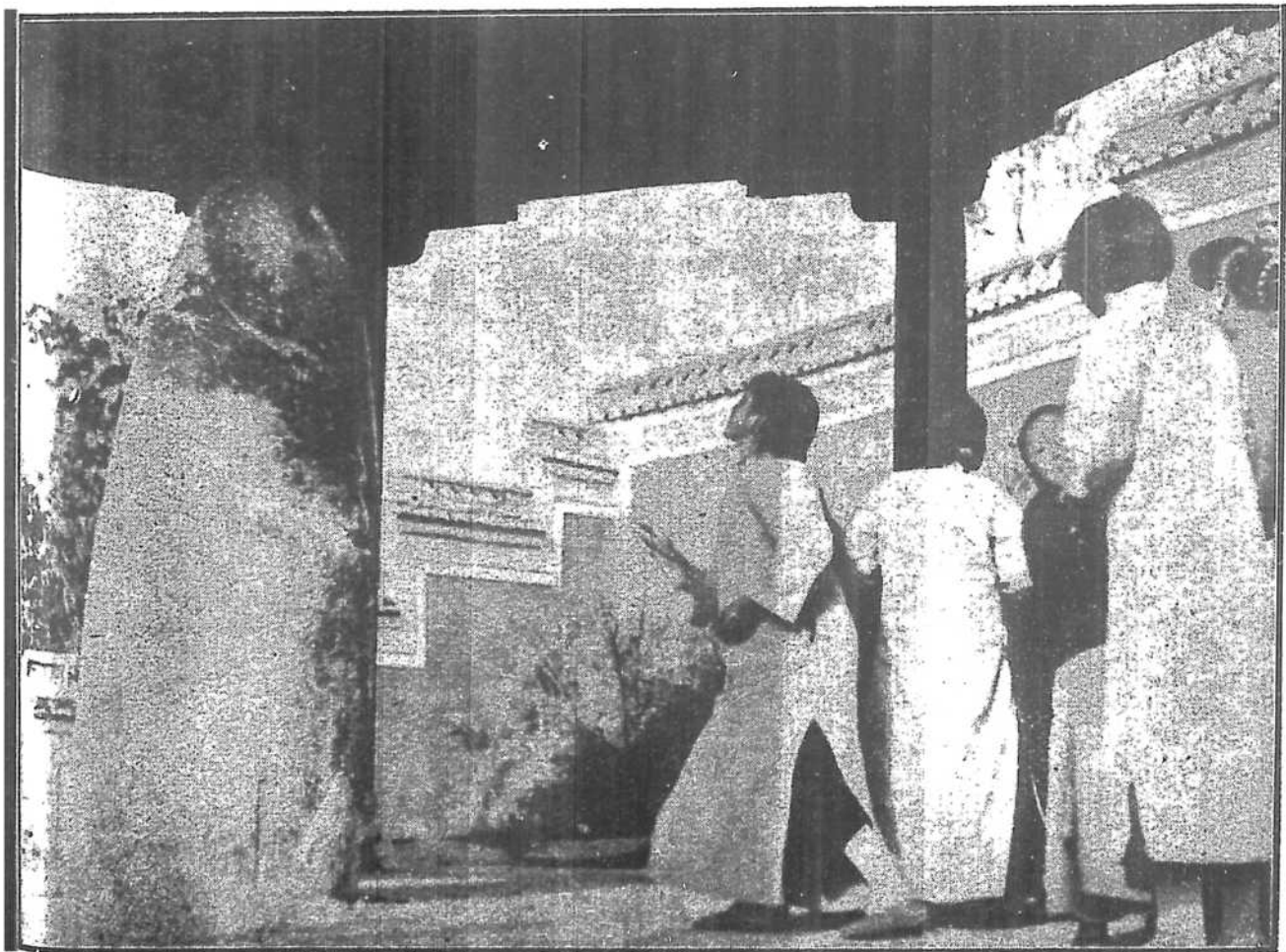
紹興柯巖雲骨峯 ←



從蠶花洞望石佛寺 →



↑ 廈廣然天下巖星七巖柯
↓ 石窰陵禹興紹



獻梅書。這「雲骨」究竟怎樣來歷，很費研究。寺後山不很高，西邊巖間有罅，名蠶花洞，一泓的水，顏色十分慘碧，表示他不可測的深度。附近幾百步以內，慘碧不見底的深淵還很多。更西有一小學校，校舍倚高巖，後進爲巖洞，巖間融雪滴水像簷溜般。走進去。東壁上是彭剛直畫的梅花；西邊長沙徐樹銘題壁的詩。屏後寫丁季珊七星巖遊記。這石屋前人稱爲天然廣廈。到夏天更感覺得陰涼。更西有土人掘井取石，牠的深度，還過於「雲骨」的高。哦！吾有些懂得了。原來如此。且等搜尋各方面證據再說。一個童子導吾們游覽，問：念過書麼？他答：念過趙書，沒念過洋書。什麼叫做趙書？後來纔知道就是

百家姓「趙錢孫李」等書。

柯巖

依山閣墮千塵劫。鑿壁龕供丈佛身。地不及泉藏磊磊。
天然成廈樂莘莘。濺空雪沫七星溼。畫壁梅魂萬古春。
卻憶棒錘峯不見。仰看雲骨一酸辛。

紹興全縣六十三萬一千人。公私田共一千九百三十萬零二千八百八十五畝。此數如確，平均每人得三十畝強。較之吾鄉江蘇川沙縣十三萬人口，十七萬畝田地，平均每人不及二畝，相差竟有這般遠。

紹興全縣國稅省稅全年共一百零八萬一千八百零九元。

紹興全縣學齡兒童十九萬零四百九十六人，未就學者十五萬九千七百二十九人。此數如確，在學兒童約占學齡兒童總數百分之十六。

這都是民國二十年所調查。

紹興縣田價上等每畝一百六十圓，中等一百圓，下等六十圓。自從二五減租，每等各減半數。田主既感利薄，田漸漸爲佃農所有了。但近年田稅極重，從前每畝約五角，今正附稅併計須一圓五角。

紹興農民工作特別勤。如雇他縣人工作須兩天，雇紹興人祇須一天。

紹興吸鴉片者極少。自民初以來，早嚴禁了，其他紅丸白麵等毒品都未傳到。只紙烟很是風行，聞全縣每年須銷一百二十餘萬圓。

紹興縣兩大副產，酒和錫箔。單講政府抽稅，每年酒稅一百零八萬圓，箔稅二百二十四萬圓。

以上都是從朱謝諸君在船中間談間所得。船到禹王廟了。今日恰是陰歷二月半。一年四季最熱鬧的香汛。紅男綠女老老小小一船一船從若耶溪一路蕩向禹王廟去。在船裏有談笑的，有吹笛拉胡琴的。婦女頭上，耳朵上，身上，脚上，恰都帶着上海三十年前最摩登的裝束。吾們的船，在那天然秀美的稽山

鏡水裏很自然地蕩着。夾在那村男村女衣香鬢影中間，不知吾身安放在第幾世紀。「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更值那時天朗氣清，惠風和暢；累得同行諸君寫生的寫生，攝影的攝影，忙箇不了。吾卻暗地裏吟那老杜詩：「若耶溪，雲門寺，吾獨何爲在泥滓，青溪布襪從此始。」不知不覺地出神了。

禹廟中禹像恰是新裝。門前岫嶼碑，已搨得光滑了。窆石亭裏巨石，至今還給那般不會努力或努力過度生不出兒子偏希望生兒子的用石子來打着。同時卻見一隊一隊穿着制服的女學生各拿着短笛到禹廟來游覽，卻並沒有吹。廟的東南距離幾百步地，就是禹穴，在那宛委山下，相傳是禹藏書的地方。也不

可考了。只剩着唐鄭舫書，明魯壽林重刻的「禹穴」兩大字。

吾們信步南行，一直到南鎮。一座很大的廟宇，是會稽山主祠。門有石刻明徐文長書「深秀」兩大字。這裏三面環山。對面就是香爐峯，橫嶺尤陡險。

風氣漸漸變了。禹廟前臨時市場，賣茶的，賣飯菜的，多雇用青年女子招待。頭上身上腳上，是上海現時摩登裝束了。嘴裏還多啣着香烟。吾想耳環搖搖的鄉村女子，看了回去，一路想！想！吾的裝束太難看了。鄉村女子的丈夫，看了回去，一路想！想！最難看的，要算吾家的老婆了。

一店的東家，甯波人稱「老闆」，紹興人稱「店主」，這是吾

從禹廟前乞丐口中所得的新知識。藐躬雖不德，也曾從他們金嘴裏榮封過做店王了。蔡子民師說：店王實是點王。就是主字的意思。

禹廟

南來尋禹穴，不見謫仙人。極目干戈際，偏隅熙皞春。
畫船三月暮，朱黻一時新。酒箔傳高稅，年年十萬緡。

紹興農村所見

鶯花流毒少。天足得春先。吾祝會稽郡，長留耕鑿天。
村容全在望，里老更相傳：二五減租後，勞農漸有田。
那夜宿在金湯侯家裏，湯侯請吾們吃好飯。大談其素食。

余斷腥十七年了。動機起於一九一五年赴美觀芝加哥屠獸場，感覺到人類的殘酷，便立刻起意戒殺。但不知素食影響於吾身體怎樣。回國以後，問了兩位醫生，都斷爲毫無妨礙。但仍沒有下決心。到了民國六年五月單身遊南洋，過香港，早起，見海中小船滿裝了魚，一尾一尾在那裏破腹，挖去臟腑，丟向船裏，還在高高的跳，吾又感覺到人類的殘酷，太厲害了。那時候，正自己警告自己，凡良心不許的，定勿做。因而自念：吾良心既然反對殺生，爲什麼還在腥食呢！下一箇大決心，從那天起，斷腥食。但吾內定兩箇條件：一·吾的戒殺，以吾良心感覺不忍爲限。二·吾的素食以不妨礙吾的生命爲限。大概自

素食以來，同席有新朋友，這一段話，總須作爲答問的資料。那夜，借此消磨了席間不少的光陰。

時間已過夜十一點鐘了。還幹一樁餘興：紹興產錫箔，多承舜臣好意，黑夜裏帶吾們去看居民打箔，貼箔，研箔。打箔是男工，疊了幾十層，從很厚打到很薄，貼箔，研箔，都是女子家庭副業。大概每人每日所得工資，雖男工也只一二角。

五 紹興第二天

東湖

吼山

紹興城東八里繞門山的脚下，有湖，長形。一邊是直立幾十丈的峭壁。一邊湖岸築有樓臺，有亭，有堤，有橋，橋通湖的兩邊。朱欄白舫，沿堤千絲萬絲的綠柳。湖叫東湖。清光緒戊戌年陶心雲（濬宣）所經營。湖舊時用來放生的。湖旁設有法政學校，今學校廢了，園亦漸漸荒了。門的對面，是好像人工堆砌而成的小稷山，故亦稱稷廬。峭壁底下，有不少山洞。

一名仙桃洞，一名陶公洞。須坐小船，從峭壁間曲曲彎彎蕩蕩進去。進去以後，周圍仰望，都是很高的石壁，俯窺湖底，深不可測，仙桃洞的壁間，刻有一聯：「洞五百尺不見底，桃三千年一開花。」只覺幽深險怪，使人發寒慄。吾又在那裏想想！哦！吾有些懂得了。原來如此。且等更搜得些證據再說。湖旁有三間平軒緊閉着。後來纔知道就是革命前輩陶煥卿先生的祠堂。想起陶煥卿，又聯想到沈玄廬。

東湖

見說東湖別有天。繞門山下水淪漣。臥虹曲曲愁無路，垂柳絲絲不礙船。小稷孤峯疑疊假。桃源一棹信成仙。荒苔

踏遍園無主。戊戌於今卅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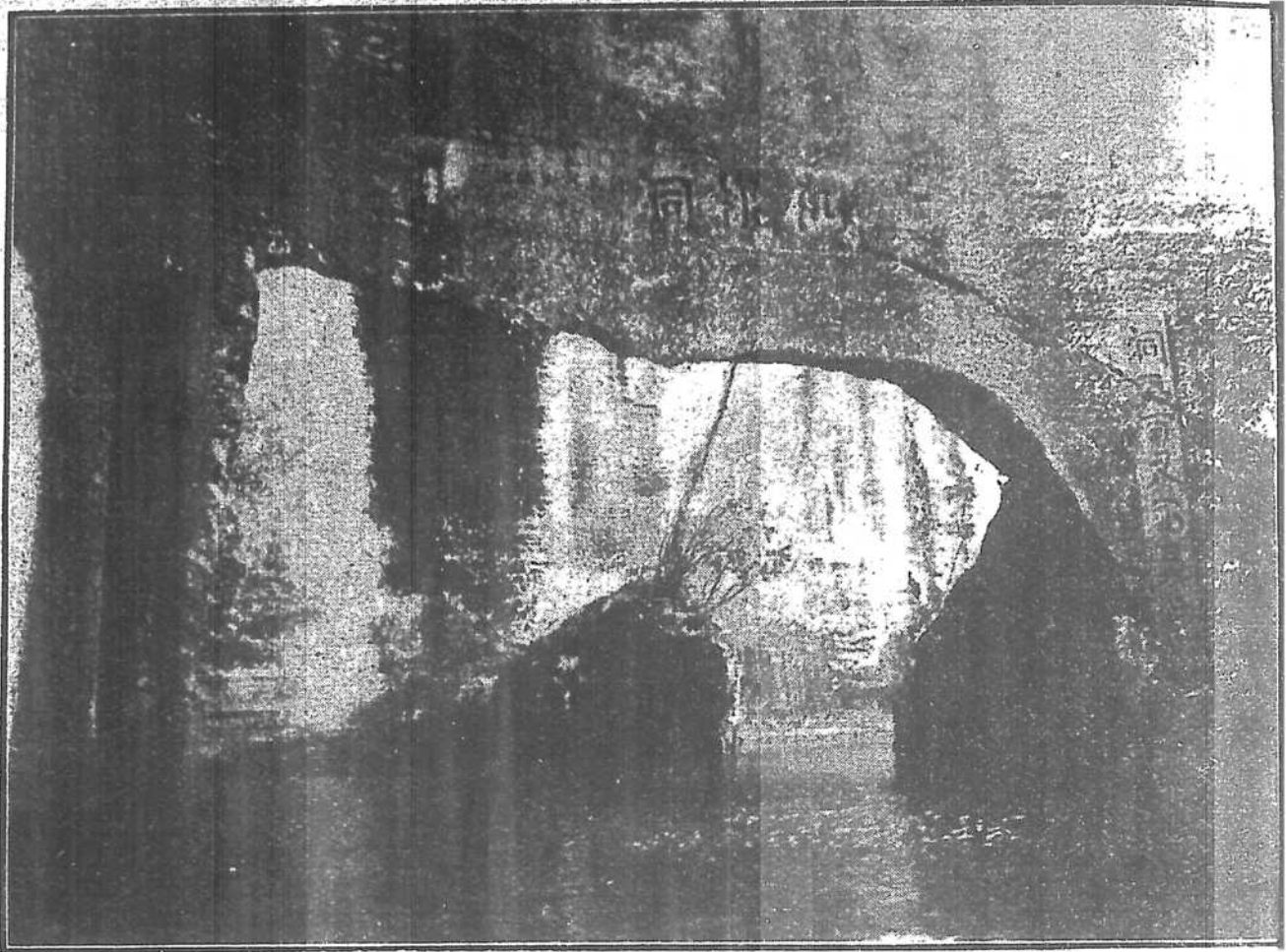
長途汽車經過短短的路程，到樊江鄉，陸氏家譜稱：放翁歸老吼山，就是這裏了。先從山下得一小園，門外匾寫「烟蘿洞」三字。老友王曉籟以數百金買下來，正在建築，規模雖不大，卻幽雅可愛。吼山不算高，也沒有多少峯巒，所奇怪的，就是拔地干霄的幾座峯，叫做雲石墩。大致和「雲骨」彷彿，而更高大。頂的面積，遠超過底的面積。頂上壓着兩塊幾丈長的巖石，四緣都伸出峯頂十幾尺之多。一察峯的周圍，斧鑿痕非常清楚。和柯巖采石地方地窟裏的四壁，和東湖仙桃洞陶公洞的四壁都一樣。於是恍然大悟，寫古風一首：

吼山

吼山青青秀可茹。放翁歸老良得所。數峯離立烟雲中。孤高下削上則豐。挺如倒插水晶葱。綻如長柄青蓮蓬。覆巔危石肖斜笠。莫之敢指愁墮空。高僧苦行發奇想。升巔坐罅歸路窮。嗟哉此物來何許。欲尋根底石無語。祇見千層斧有痕。自頂放踵如束縷。或歸神力巨靈劈。或訝天工女媧補。豈知伐石出尋常。轉瞬千年事非古。試觀采石掘井深。丁丁空谷續斷音。井間四壁層層鑿。彼凹此凸跡可尋。當日施工自高下。井井相通成百罅。迅雷一聲地火發。豁然開朗餘豁豁。若者植立若者覆。天然翻若人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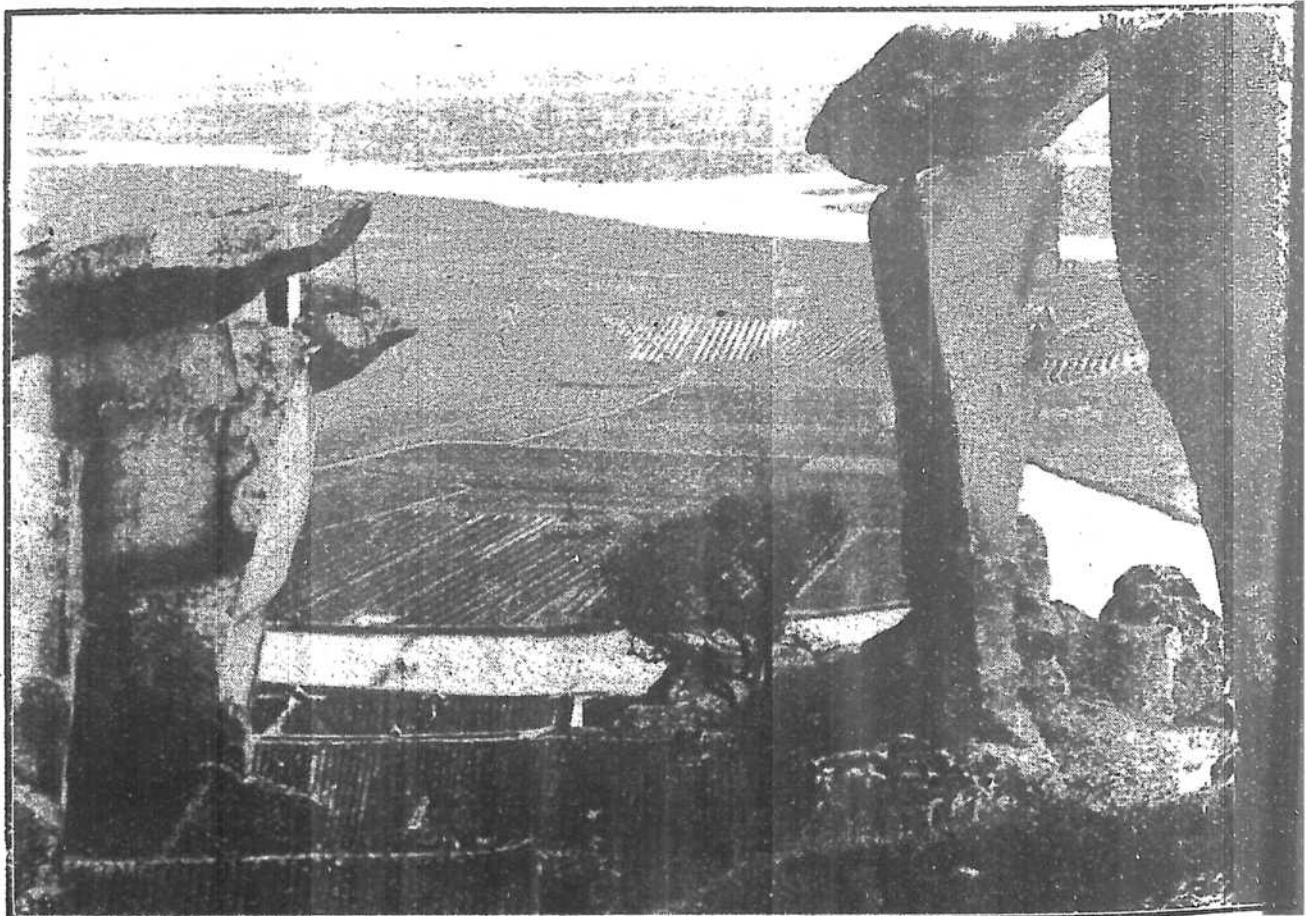
假。物情人事了不奇。吾從伐石得新知。重輕高下如人意。舍用轆轤將恃誰。漢陰丈人殆常技。前百千年早，有之。今非盡巧古非拙。歸自吼山有所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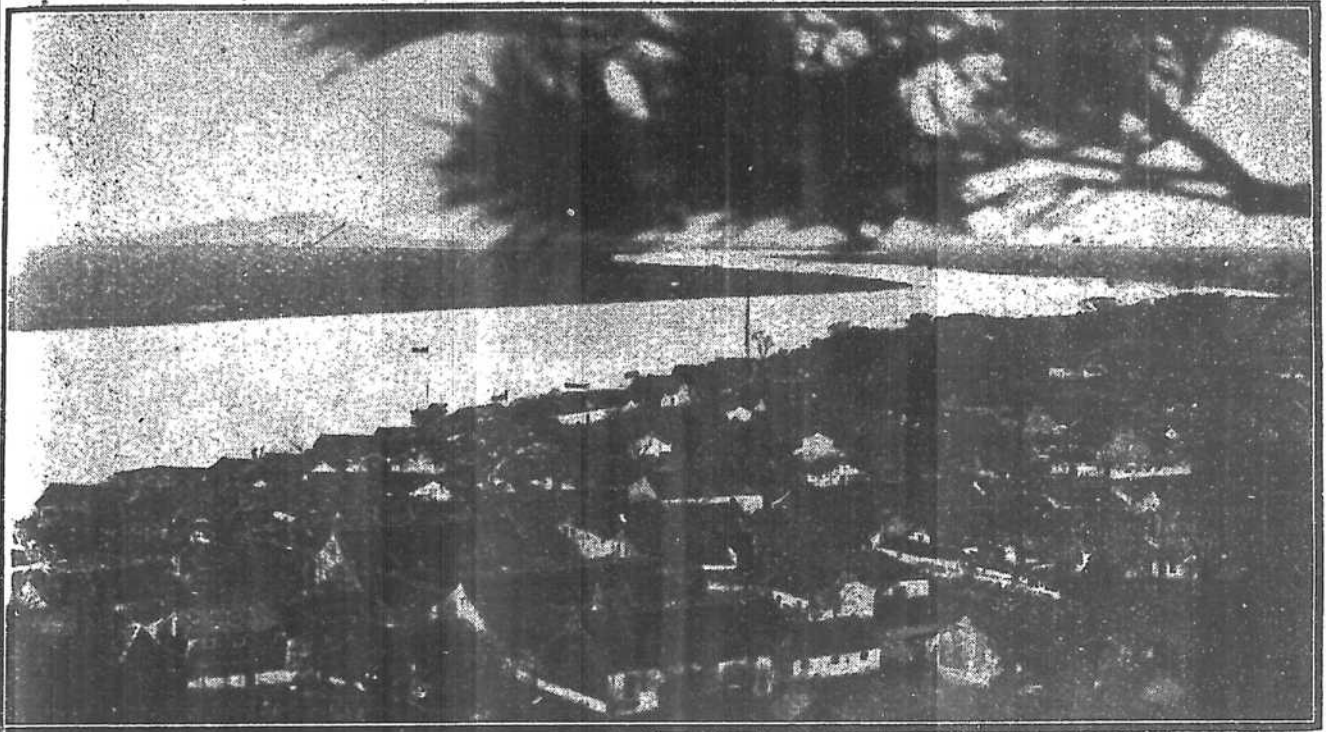
紹興一宿，兩箇半天，沒有時間去三埭街一觀「墮民」生活，是吾此行大缺點。



↑ 洞桃仙 湖東興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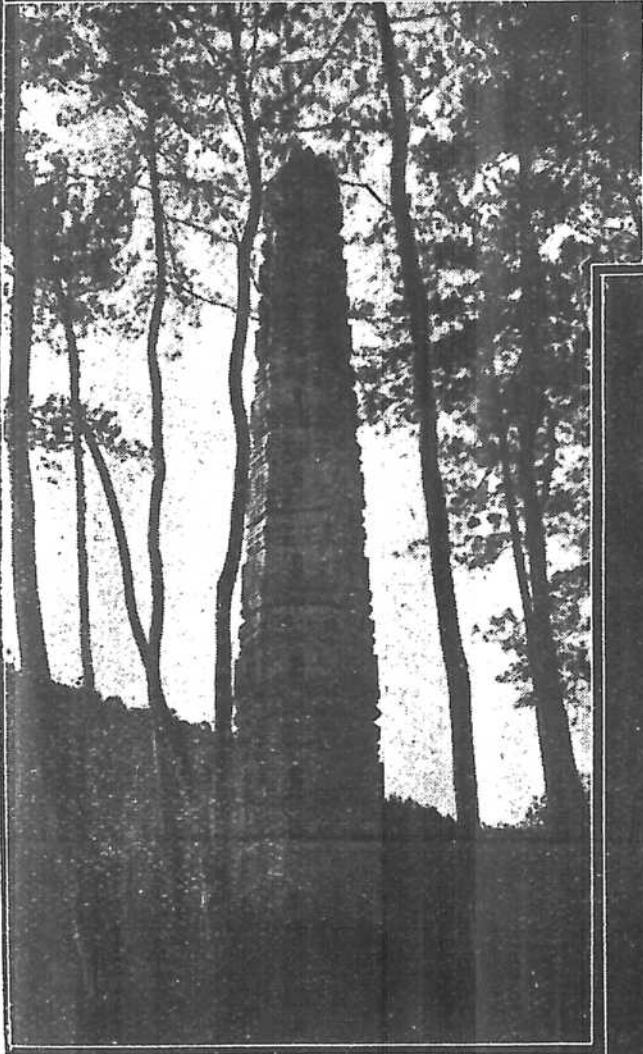
↓ 山吼興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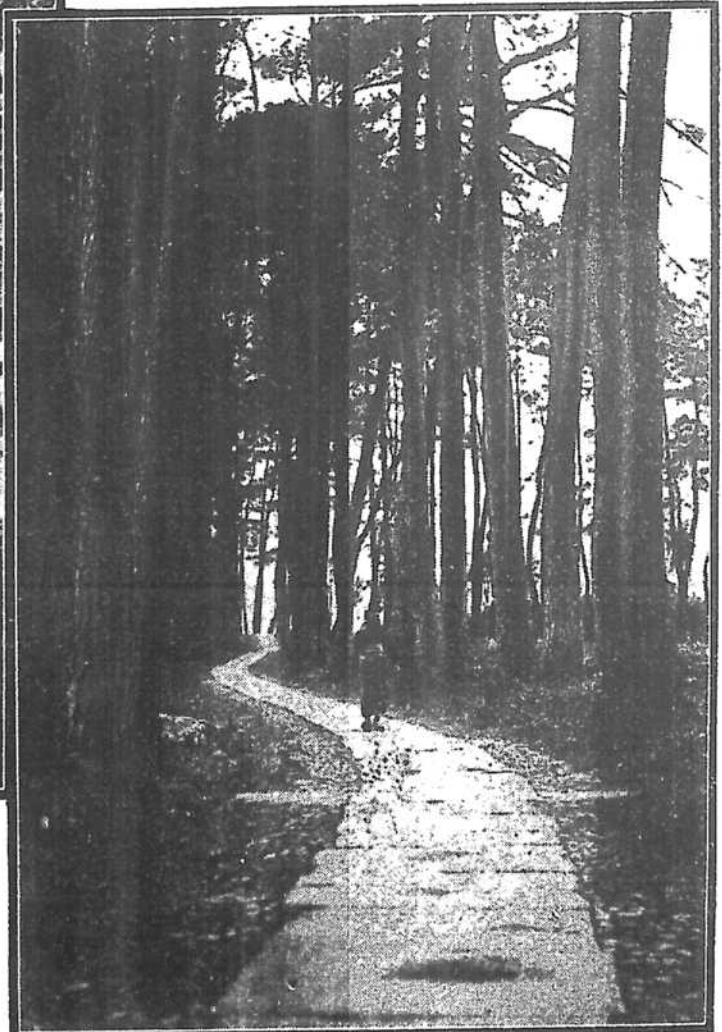


↑ 景全官百瞰俯邊江娥曹

↓ 徑曲陰松前寺童天



↑ 塲蟒鎮童天波寧



六 甯波

女招待

詩和酒

天童阿育王

坐長途汽車東行到曹娥，渡江，便是百官鎮。拜訪了一座破爛不堪的廟宇。中午過了，大家嚷肚子餓。街旁的飯店，挑着高高的酒帘，家家雇人當街叫喊拉客，成立了對抗的局勢，吾們當然挑一家比較整潔的進去，惹得那邊叫喊的女招待員大大的抱怨，噤咕了好半天。這也是內地市況不景氣的一種表現

呀！

從百官坐火車到甯波，天色晚了。甯橫路工程師李志青很殷勤地招待到後街江浙旅社住宿，到大中華菜館吃飯，大中華也雇有女招待員，因此回想到百官，回想到紹興的禹廟，更回想到杭州西湖旁邊的粥店，怎麼到處雇着女招待？吾很不願意把花瓶的作用去褻瀆地推測她們，總是喜歡到女子職業在浙江已在逐漸的發達。

那一晚，和吾同室臥的，是錢鑄九。兩人大談其詩：你寫的是舊詩，對時下的白話詩有什麼感想？鑄九問。吾答：吾腦海裏從沒有感覺到這是新詩，那是舊詩，這是白話詩，那是文

此論可
謂中和

波

審

言詩。就使觀察到種類有些不同，不過等於這是黃酒，那是白酒。批評酒味的，不能說黃酒比白酒好，或白酒比黃酒好。紹興三十年的陳花雕果然不壞，貴州的茅台又何嘗壞呢？所以稱爲酒，就爲中間有些酒母。否則水和白酒有什麼分別？最使吾們掃興的，當牠是酒，一上口，卻是「金生麗」。倒還哄人說：你不懂的，這是白酒呀！也有人，因此便說白酒總不是酒呀！豈非錯之又錯了麼？

後塘河的水，浴着一丸海天旭日，一隻小汽船，鼓足了汽力，很想表現牠每小時能行二十五里的速率，不料撇撲撇撲發了幾響，停了。發了幾響又停了。船主沒法，終於荐賢自代，

吾總感謝牠的退職，比在職的貢獻還大。過了五鄉楔，行入別港，從少白河頭上岸，坐轎，轎夫到和得缺的縣長一樣，首先着眼到肥瘠問題。某先生很不受他們歡迎。吾呢？也不很受他們歡迎。旁人說：料不到他們對你們這般害怕！我說：這叫做「君子不重則不威」。

簇簇新的鎮蟒塔到了。一口氣爬上第九層塔頂。回頭一步一步數下來，到達平地，凡一百三十級。過天潼市，好像到了普陀一般，完全佛國。是婦女們抱了小孩，帶了香燭，跌坐在竹籃裏，用一條竹槓，兩人肩着走，叫做元寶籃。吾說：讓吾也來坐一下。哼！這是他們女客坐的。轎夫很莊嚴地答。

快到天潼寺，只見石路越發整潔，低頭偶見路中大石片刻着荷花，每二十塊嵌一塊，在那濃綠的松蔭下，一直到寺門。吾不暇稱讚牠規模的偉大，倒先稱讚他們管理的嚴密，到處只覺整齊，清潔，肅靜。直入後堂登藏經樓，方丈大和尚親自主壇，替施主啓建水陸道場，上供畢，方丈大和尚退，坐廊下大椅，傳喚執事諸僧，一一問話，執事諸僧肅然。樓上講壇供白玉佛三尊，我問這佛像那裏來？執事僧答從西方來。這話吾倒很能替他證明，這種開相法，吾在暹羅、緬甸纔見到，和中土確不一樣。

從天潼到阿育王寺，路旁觀村農演戲，他們也有梅蘭芳、

馬連良，一時人山人海，到這種地方，我最高興，因為這是真正的民衆娛樂，不比大人先生們自己取樂，硬裝到民衆頭上去的。替他們照了一相。

天潼和阿育王兩寺真是難兄難弟。規模一樣的大，香火一樣的盛，管理一樣的嚴密。入大殿，一僧問要觀舍利否？出尺許高的小塔，令欲觀者合掌跪蒲團上，一一傳觀，有見爲紅色的，有見爲白色的，各各不同。輪到我，我原想看看，可恨我兩膝很倔強不聽命令不肯跪。

天潼太白間山行紀事六首

三月後塘河裏舟。五鄉硯近水分流。泉聲不斷天潼路。

過客塵心洗得不。

元寶籃搖拂地平。一肩穩坐母懷嬰。名香文襪齊將去。

要爲佳兒乞佛名。

阿育王寺舍利光。天潼玉佛出西方。大千士女全風動。

古刹年年作道場。

袈裟鏡鈹雜釵裾。應赴風開天監初。輦得黃金去求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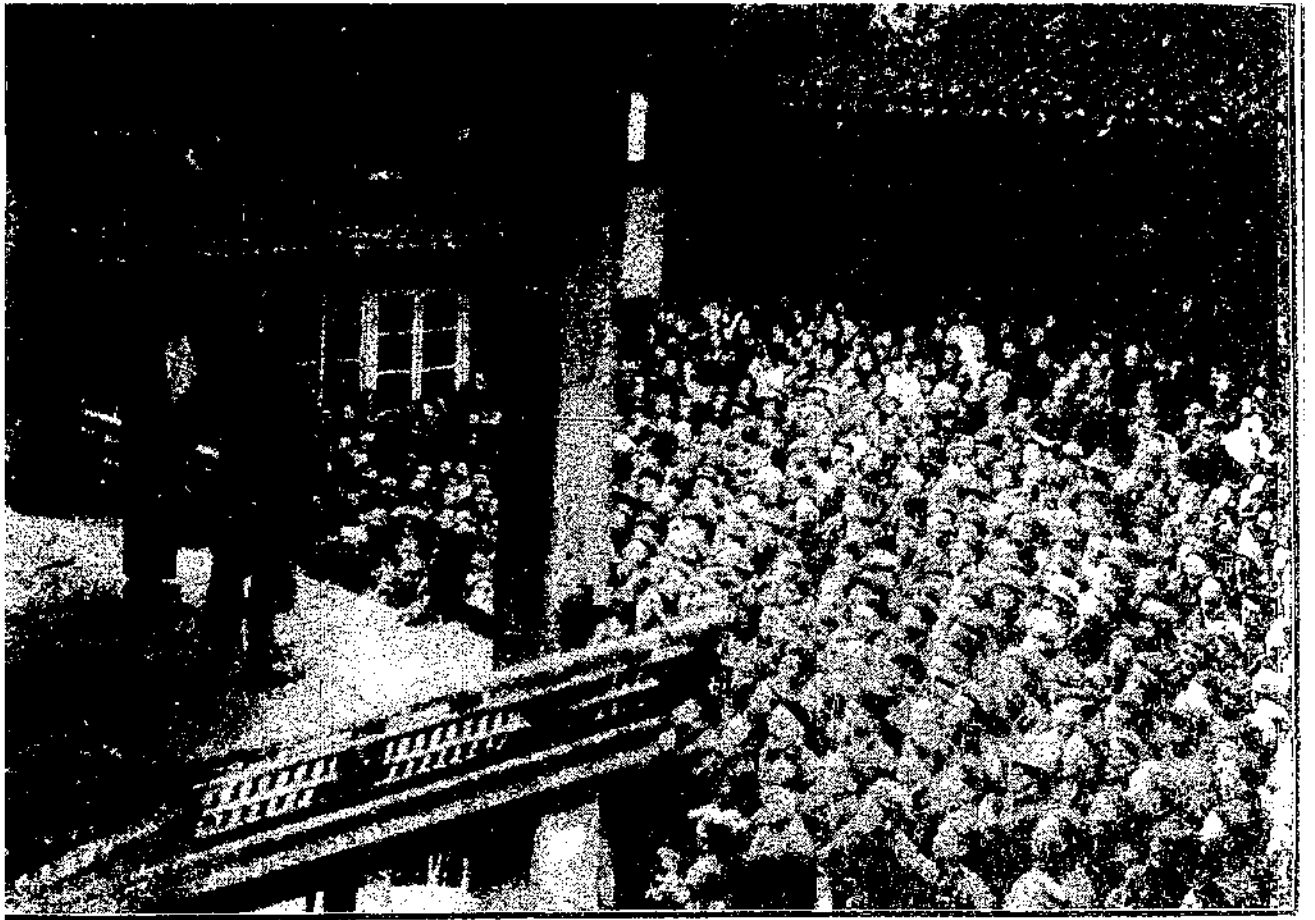
綺羅結隊拜文殊。

隔着雲山望十洲。四明葱鬱景全收。百三十級從頭拾。

鎮蟒荒唐一塔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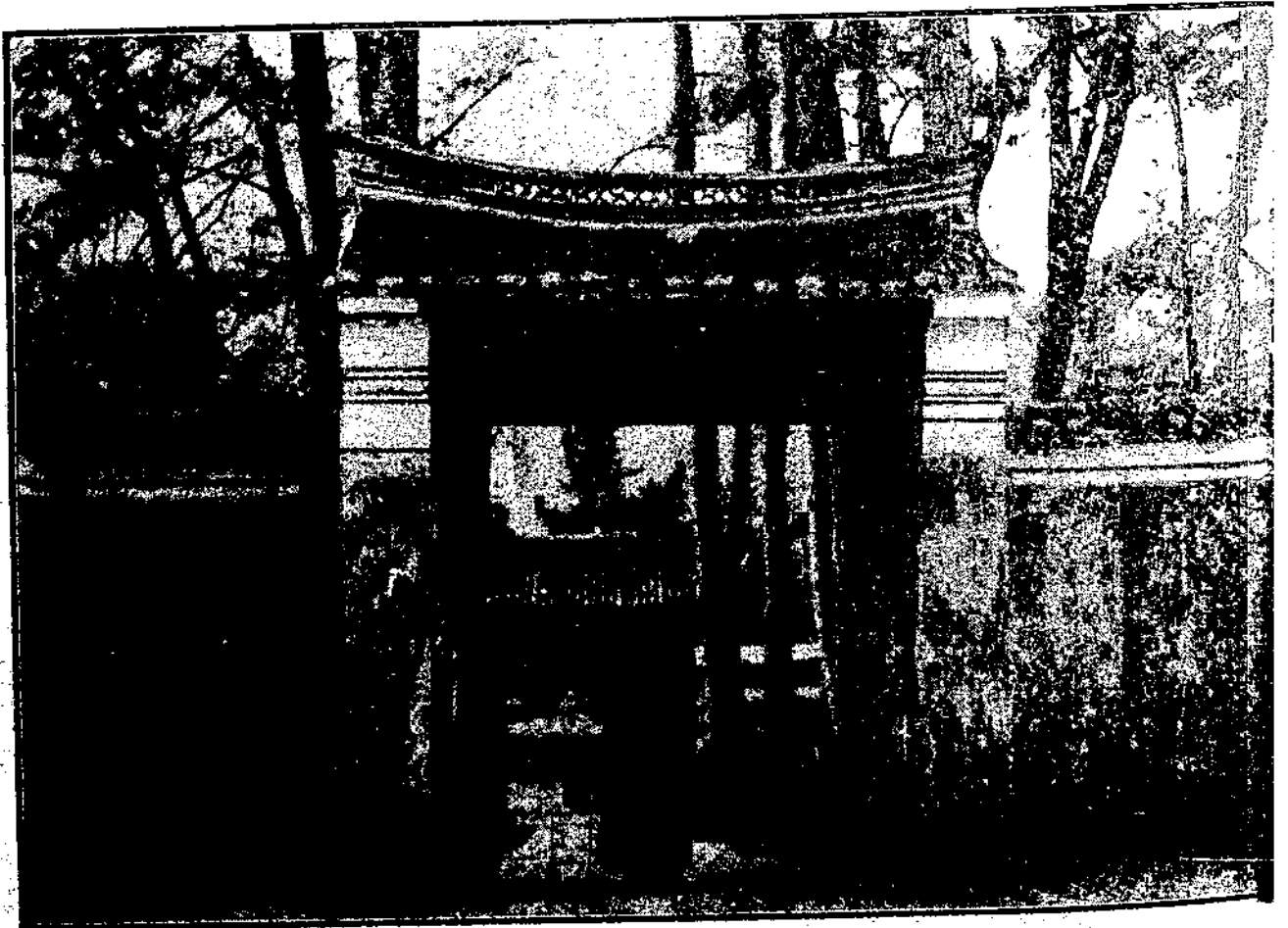
雪練當空一徑開。半山亭下走晴雷。昨宵急雨知何意。

端爲峯坳送瀑來。



↑ 場劇農村間王育阿童天

↓ 部一之寺王育阿





↑ 閣 昌 文 口 溪

↓ 景 外 寺 聖 資 寶 雪



七 氣象萬千的溪口

雪竇

文昌閣

武嶺學校

甯奉汽車從甯波走了一個多鐘頭，過奉化城，也不及進城了。一直奔到溪口。

溪口的形勢雄偉得很。周圍是山。車站下來，不上幾步，走進一座巍巍的武嶺牌坊，右邊是武嶺學校，左邊山坡上高高地一所房子，……文昌閣，蔣介石先生歸來，住在這裏的。再

往前進，一條和溪水平行的大道。水泥築得又平滑又寬闊。許多賣菜翁披了簑衣，赤了腳，在溪水裏從竹筏上起出大量的青菜，運上水泥的大道，潺潺不斷的溪聲，彷彿安慰而又鼓勵他們的勞作，吾想他們這雙腳，走在這般平滑而寬闊的水泥大道上，怕不免有些受寵若驚罷！大道左邊是臨溪的人行道，右邊人行道上蜿蜒着一大排市房，蔣家的祠堂，蔣先生的老宅，都排列在中間。隔溪碧綠蔭翳的竹木。竹木盡處，便是高山。向上游一望，千巖萬壑，溪水從雲山深處曲曲彎彎直奔下來，回頭望下游，文昌閣恰當其衝。不待登閣，早預料憑闌遠眺，有意想不到的妙景。

道旁布告保衛團募集團員，說明保衛團的意義，對國家對鄉里的任務。而慎重聲明決不編做兵丁，萬勿誤會。從此可知奉化雖爲蔣先生故鄉，而子弟並沒有以從軍爲樂，也許是地方生計較好的關係，倒是值得注意的一問題吧！

吾們的第一任務是游山。急急忙忙順着水泥大道，望那溪水源頭，雲山深處——雪竇直奔上去。到入山亭，漸漸高了。坐山轎一氣向上，也沒有商定計畫，悉聽轎夫自由。過寒華亭，到飛雪亭。隔山大瀑，雪沫直噴入欄檻來。亭有題名簿，乘着高興，立刻把名題上。轎夫催快走，上邊還有好景致，上不多路，妙高臺到了。前臺後樓，通以迴廊，樓前巖石突起，像平

臺。下邊山谷深不可測。雪白的泉水環繞着。左右兩邊山壁峭立。山田青綠平鋪着像錦繡一般。登屋四望，遠峯近嶺，重重疊疊。林木陰森。氣象萬千。樓下書架放着雪竇小志，瀏覽了一下，纔知樓外可望不可即的瀑布，就是千丈巖瀑。

向資聖寺行，高高下下，曲曲彎彎，到了。寺的規模，比天潼，阿育王兩寺差些。壁間懸着上款太虛和尚楹聯，方知太虛即此間方丈。問在山麼？答在。入方丈室相見。午餐畢，遊千丈巖。直下巖根，達瀑布的下端，有橋，小坐橋欄上，水沫橫飛，使人目眩。過橋有榭，是洋式的建築，卻沒有人管理，漸漸毀壞了。瀑布從橋底流出，隨着瀑布從琤琮琤琮的大聲裏

沿溪直下；回頭一望，瀑布像雪一般高高地掛在樹林中間；更望下卻移在樹林頂上。到溪勢漸平處，壁間刻「樂不」兩大字。這是問句，問得好，到這裏來問得更好。

太陽漸漸西下了。隨着轎夫的意思下山。到入山亭，舍轎而走。按照亭壁間公告的轎價給酬，不受。加給些，仍認爲不滿，不受。大叫大鬧，一時人聲鼎沸。不得已，重重地給與，轎夫與轎夫間，支配又發生問題了，幽雅清高的環境，立刻變作臨時決鬥場所。問題起於客有肥瘠，肥客的轎夫，不服均等給酬。瘠客的轎夫主張論質不論量，那見瘦子不是重要人物。大罵大打一場，不知所終。吾想科學管理法如果進步下去，火

車賣票，一定會把客人在磅秤磅過，按磅收價。到那時吾們同行的郭步陶先生纔吃虧哩。

雪竇

天潼阿育王。莊嚴兩道場。欲覽溪山秀。甬東惟雪竇。
 雪竇溪山秀更雄。烟雲無際峯外峯。妙高臺頂試極目。
 周遭萬朵青芙蓉。水從千丈巖間落。如雷發聲出幽壑。長
 過匡廬三疊泉。肥似黃山九龍瀑。杜鵑初苞桃怒華。異香
 風送巖洞茶。上下隱潭更奇絕。石磴百級通懸崖。山水文
 章一而已。快心惟在不平耳。誰謂和平天性然。無心流露
 乃如此。世途夷險孰避趨。人心矛盾信有諸。試尋資聖

寺。以語釋太虛。

「武嶺突起於剡谿九曲之口，獨立於四明羣峯之表。」這是民國十四年九月蔣中正撰，譚延闓書武嶺樂亭記的起句。俗名文昌閣，今改樂亭。登閣推窗，夕陽向谿山深處緩緩而下，紅霞嵌補峯隙，返映五色玻窗，寶光滿室。瀏覽一過，別屋爲祕書室，爲電報室，爲電力室，爲廚房。

武嶺學校，規模闊大而雄偉。有小學，有初級中學，學生五百餘人。初中是農科。附設農場，農作以外，試驗養豬，養雞，養兔，養羊等。設備周到。全校年費四萬餘圓，積有基金二十四萬圓。舊係三姓合設，三姓子弟入學免費。今由蔣姓獨

立擴充。禮堂懸有民國二十年四月蔣先生訓話筆錄，歷敘幼年讀書勞作勤苦狀況，勸子弟勿奢華，勿游惰。且知此校是奉蔣太夫人命創辦的。

八、剡谿九曲

沿途景物

竹岸十一齡女兒

王江辛鄉的誤讀

我們前進的目的地，是天台了。上天台，須經新昌，溪口新昌間正在築公路，隔夜訪知這段公路長五十七公里，還沒有完工。若貪舒服，須折回甯波，由原路渡曹娥江坐長途汽車經嵊縣到新昌，繞一大圈，路雖長，而安適，時間亦不費。但吾們是游民，目的在游。俗語說得好：「好馬不喫回頭草」，從溪

口到新昌，經過的就是剡谿九曲，自古騷人雅士，名宦高僧，戀這溪山勝景，遁跡其中，不知凡幾。吾們從文章上詩歌上，神遊目想，亦已有年。不趁這次好機會去飽看一番，更待何年何日？去！去！衆意已決，更不躊躇。

時在四月二日清晨七時左右，雇定山轎，挑夫挑了行李，地方當道特別慎重，派定了護兵十名，一行人衆，浩浩蕩蕩地離了溪口，向西南方進發。

過公棠村、鎮東橋，見一個橫匾，上寫着「剡溪第九曲」。過康嶺廟，渡一條溪水，架樹幹爲橋，上面用樹枝橫鋪着。一片一片竹筏，很像朝鮮女子最摩登的鞋，翹着尖尖的

頭，滿載着小樹枝，從上游順着溪流而下，過康嶺村，見一祠堂，匾寫「剡源先正祠」，轎夫忙忙趕路，不及下轎進去一觀，吾對了他，不覺深深起敬。過九溪廟，過定水庵，橫匾寫着「恩流剡曲」四大字。過柏坑，過上蹕駐，過下蹕駐，見炊烟一縷一縷從村落間直上，午雞齊鳴。

所經過的景物是怎樣呢？一重一重的山，夾在大道左右，相距大約不及二三里，有時，峭壁當前，好像無路可走了。一轉灣又是一番境界。溪水過了一道，沒多時又是一道。曲曲灣灣，蠟黃的沙，常給碧綠的樹林遮蔽着。路倒是平坦的。隔三五里必有一村。村必有廟。廟必有戲台。隔三五里必有路亭。

亭必有茶竈。

公路還沒有修好。沿公路走，不得通，還不及走老路好。一堆一堆工人正在築路，問你們是那裏人，都答是台州。問轎夫你們那裏人，也都答是台州。吾們向溪口轎行雇轎，從溪口到新昌，每頂轎夫兩名共銀七圓二角。問轎夫轎行給你們若干？答每人一圓三角。那麼，兩人兩圓六角，來回五圓兩角，轎行可得兩圓了。

地方天產，唯一豐富的是竹木。牛輸出甚多，半日之間，一羣一羣迎面而來的着實不少。每羣必幾十頭。

男女面貌都很清秀。村容也很整齊。沒有見過乞丐。

過六詔村，有廟名錢王廟。特別地金碧輝煌。門上題着一首詩：「一曲溪從古剡分，溪邊廟食晉將軍。硯餘塵土鵝羣少，六詔空山自白雲」。不知是誰手筆？肚子餓了，把所帶乾糧陳列在大殿供桌的前面，乘飢暢吃，這「廟食」兩字，讓吾們來實做一下。

過剡界嶺，嶺不很高，但兩水從此分流，很是顯明。這邊剡溪，是出甬江的。那邊的水，是出曹娥江的。過了這道嶺，便是新昌縣境。

奇怪！一入新昌，路漸漸不平了。村容也不很整齊了。廟也有，便不像那樣金碧輝煌了。過沙溪，見小瀑布一道。過龍

王堂，不好了！雨來了。天慢慢地黑。天越黑，雨來得越大了。吾們只知溪口到新昌約莫有一百里，不料有一百三十里。走過了九十里，還有足足四十里。過去還有四道大嶺，轎夫紛紛要求歇腳，這怎麼辦呢？問這裏地名，答是竹岸。大家冒着雨快快進村裏去找食宿。

之 東

恭喜！居然找到一家了。招牌寫茂裕酒店。主人陳押炎，帶了一班女劇員出門演新劇去了。店裏只有一位老闆娘和十一齡的女兒，來了這般多的不速的貴客，母女二人手忙腳亂，一面辦喫，一面辦宿，倒難得那位女孩子，又聰明，又鎮靜，香烟，花生，一切零食，她都能送遞，且能用心來算帳，絲毫不

會錯過。不一會兒，打掃好一間小樓，給吾們席地高眠。某君說：這鄉名王江辛鄉，吾問過土人了。

「辨色而起」，雨止了。走出門外，看門牌，纔知道這鄉名王觀音鄉。想了一下，大澈大悟，昨夜土人嘴裏說的第二字「觀」（ㄍㄨㄢˇ），聽者誤爲「江」（土音「江」讀ㄍㄨ）。第三字，說「立」字底下「日」字。聽者把「日」字誤爲「十」字，土音「日」和「十」同音，便把王觀音鄉改作王江辛鄉了。

太陽出來了。趁着一股朝氣，走！快走！過銀珠嶺，過坑西嶺，過鶴嶺，過千官嶺，果然四條大嶺。過拔茅村了——門牌寫着「拔茅」，地圖寫着「拔馬」，吾鄉土音六麻韻字，有讀作

蕭肴豪的，到此得一個例證了——。好容易望見了新昌城，進了東門，直進縣政府。前面一道大溪，架竹爲橋，長足足二十丈。

後來纔知昨夜寄宿的竹岸村，倒是著名的匪窟。

奉化至新昌道中九首

論老披襟支遁才。到門訪戴子猷回。風流剡曲無人問。我向溪山深處來。

溪口山頭綠樹稠。萬千氣象樂亭收。華鐙白遍緣溪路。赤足人歸夜筏浮。

公堂社裏拂雲旂。康嶺廟前捫蘚碑。以此坊民吾欲式。

荆源先正百年祠。

架木編枝成略約。橫篙浮竹下溪渦。康莊一路成功日。

無復林巒深處過。

盡日穿林度澗行。桃花流水若爲情。偶然合眼輕輿坐。

賸聽隔溪鳥語聲。

六詔錢祠金碧輝。四明花谷散芳菲。新昌入境蕭條甚。

兩邑村容有瘠肥。

雨脚濃圍日隱崦。荒村一枕夢能甜。當壚秀慧年十一。

不見主人陳押炎。

裹糧曉發更精神。放卻籃輿自在身。行盡拔茅村外路。

溪橋廿丈嚇行人。

見說山城息吠厖。縣官戢暴建奇功。昨宵竹岸羈眠穩。
往歲萑苻嘯聚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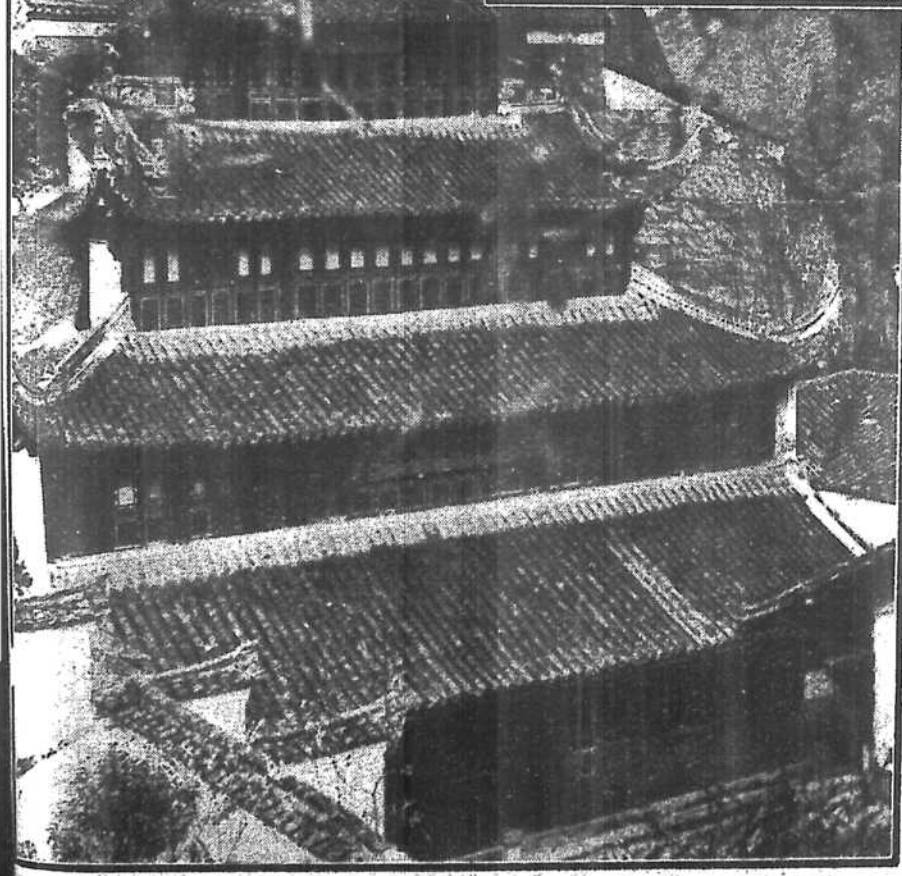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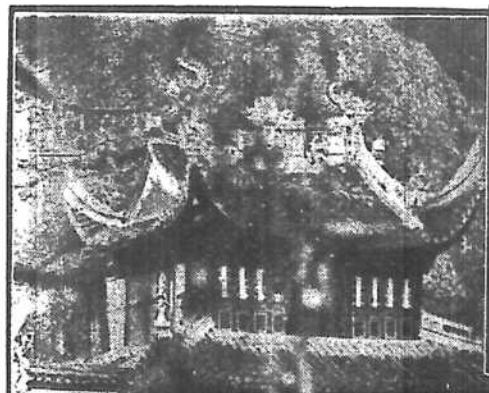


炎溪 九曲 間行 李↑

雪竇千丈巖 →



大佛寺大佛
九客在佛掌中
→



新昌大佛寺外景
←

九 桃花時節上天台

白縣長的政聲

寶相寺一千四百年前大佛

朱文公遺墨

新昌縣是後晉天福年間置的。一半從剡縣，一半從天台縣分出來的。有二十七萬人口。地方主要生產是蠶桑，其次是烟葉。往年產蠶絲年值八十餘萬圓，今僅存七萬圓。養蠶種桑人家，減去一半。往年桑葉每斤價一角者，今銅圓兩枚。繭五角者，今兩角。烟葉往年產額一百五十萬圓，今不足六十萬圓。

全縣總生產往年五百萬圓，今僅存一百餘萬圓。這是何等可慮的事？但有一事很可喜，新昌多盜，向來與嶼縣齊名，都是著名匪窟，自今縣長到任，第一件事，就是剿匪。定了計劃，四出搜剿，身臨前敵，不上兩年，匪勢大減。雖還說不上全境肅清，然已十去八九。昨晚吾們竹岸一夜安眠，也完全是縣長之賜。

縣長爲誰？白深標，廣東樂昌人。青年英發。請述一事：新昌人口不及三十萬，全縣紙烟年銷至六十萬圓。白縣長很憂慮，決意提倡戒吸。戒吸方法：第一步縣長自己戒吸，第二步勸導縣政府全部人員戒吸。第三步勸導縣城裏全部人民戒吸。

第四步勸導全縣人民戒吸。吾們到時，正在第二時期。在縣政府，確並沒有見過吸紙烟。萬幸萬幸，吾們一行人衆，居然沒有一人吸的。總算還夠做這位生活整飭而嚴正的白縣長府中上客。

行政官要老百姓什麼什麼，肯先從自己做起；勿許老百姓什麼什麼，肯先從自己戒起，這樣，還有什麼難辦的事呢？實在呢，不過是孔二先生所說「先之」「無倦」罷了。但是懂得的已不多。白縣長真可敬可愛，如果吾所聽到這些是確的話。

白縣長導遊寶相寺，寺在新昌城外三里，南明山下。門外兩個很大的放生池。入門，米襄陽書南明山三大字石刻。丹甍

粉壁，掩映在蒼松翠竹中間。曲折而上，忽見崇樓五層，高十丈許，最高層題爲「逍遙樓」三字。入內，却並不是樓，乃是很高很大的一個石龕，將巖石鑿成一座大佛，全身上通樓頂，同遊者登梯而上。九人並立佛掌中，還綽綽乎有餘地。偉大！偉大！攝一影。歸來，檢清康熙新昌縣志：「寶相禪寺在南明之陽。東晉僧曇光開山，齊永明中僧護、僧淑及梁天監中僧祐相繼造石佛像，身高十丈，龕高十一丈。」那麼，這尊石佛，實與北方的雲岡，龍門差不多前後同時，到今一千四百餘年了，從永明中葉到天監中葉亦有二十餘年。二十餘年的工程，不能算不巨了。

導游寺旁隱岳洞，中供朱文公像。相傳朱子四書注稿，實成於新昌。今親筆大學注稿，猶保存於距縣城九十里上塘村梁姓家。縣志人物志名宦載：「朱熹，字仲晦，婺源人。生於尤溪。紹興中，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按宋史本傳：熹任此職，實在淳熙中葉；縣志稱紹興中，恐誤——。往來新昌，……與石宗昭、石整爲師友，講明性理之學。整有中庸輯略，熹嘗采其說，注中庸，名爲石氏輯略。又嘗遊南明山，建濯纓亭。……與梁氏寫大學，呂氏書坡翁竹石卷，至今寶藏弗失」。如果朱子手書大學還在，此七百五十年前墨蹟，該何等珍惜愛護呢？限於遊程，不及訪上塘村，一觀瓌寶，這是很可

惜的事。

登千佛巖，佛像一千零一十尊，開相變化，非庸手所及

縣志載「永明中建」，去今也有一千四百餘年了。

遊鼓山書院祀石克齋先生。克齋名塾（縣志作塾，宋元學

案作塾）字子重，新昌人。刻意爲學，與晦庵交好。後生執業

就正者甚多。郡志謂「自有克齋，里人知有洛學。集大學中庸

解數十卷，文集十卷。見宋元學案。」

四山桃花怒開，高高下下，和晚霞一色，游章五成所營桃

隴，紅雲如海。於桃花節遊天台，可謂既得其地，又得其時，

不免令人涉遐想——惟歌白傅生民病，那有閒情訪艷來——。

白蜜桃和西瓜，皆是此間名產，擬行銷滬市，在計劃中，五成餉我艾餃，尤香美。是夜宿寶相寺側新社，留題一詩：

新昌

百里巖壘五代開。半分剡縣半天台。爲憐溪雨侵游屐。
恰借桃花勸酒杯。海岳大書猶在石。考亭手稿不曾灰。
我來遍聽原田誦。戢暴端資邑令才。

朱子大學注稿，歸來重復通函訪問，傳已燬於洪楊之役。果確，吾們只有一場空歡喜了。

十天台第一天

兩派轎夫各實驗他的理想

尼姑嶺上看雲海

今天——四月四日——要讓吾們上天台山了。七時向東南方進發，出城，向村店裏辦得鞋和杖——奉告遊山諸君：草鞋不及破布製鞋的好。套在皮靴外面，既不怕滑，又不怕溼，更不怕荆棘。這是吾從二十年前遊黃山得來的經驗。——結束定當，準備登山。十里，過雅雀窠。又十里，過英畹村。山峯漸漸偉大了。峯底下一片一片碧綠的山田，處處但聞磚碌磚碌，

琿淙琿淙的聲音，原來是水碓。又二十里，過斑竹，山峯更高了。天漸漸陰了。忽然微雨起來。今天是寒食了。該有雨啊！呀！不是降下來的雨，是吾們走到雲裏去呀，檢地圖原來斑竹附近的山，在天台的新昌部分，算是高的。同行諸人，有的走將成未成的公路，有的走老路。轎夫分兩派，甲派主張前說，說公路到底直徑，痛快，好走；乙派主張後說，說「革命尙未成功」，公路走不通，還是走老路穩些。兩派轎夫各說各話，這真是輿論不統一的現象，吾說：既然各有各的理由，吾是沒有走過的，讓你們各把自己主張去試驗罷，如果目的相同，總是殊途同歸的呀！結果大家到太平庵，前後相差並沒有多久，

從此甲乙兩派沒話說了。吾以爲：兩下主張不同，且慢攻擊別人，該把自己主張好好實驗一下，同時也該讓別人把他的主張好好實驗一下。大家拿出結果來，看誰好誰壞。這纔合理呀！

那時候已午後一時，路走過五十里了。再上去，便須經過地圖上的關嶺，不是關嶺呀！是觀音嶺呀！土人嘴裏給我的證據——「觀音」兩字急讀成「關」——，這又是王觀音鄉變爲王江辛鄉的一例了。又十五里，到清涼寺。看看天色不早了。再上，過一道大嶺，回頭俯看平地，一方一方的田，碧綠得很，照上了太陽，越顯得鮮明清亮。擡頭看山腰，雲氣黑白相間，像玳瑁色，鬚髯一箇大飯鍋，正在一團一團地蒸發，忽然，一

陣山風把這些蒸氣直趕到我們身邊來，一陣風卻又趕過去了。那時候，正絕不停頓的一程一程前進，忽然對面山峯看不清楚了。沒多時，隔着山坳二三十丈外錦屏繡障，都隱蔽得一些不見，後來連同行的彼此看不見了。大嚷：不好了！吾們做了「雲中君」了！那時候，身上打起一陣一陣寒噤，手面都潮溼得像「雨浴」Shower Bath一般。我們還是絕不停頓的前進。路又轉灣了。一陣山風，把吾們吹醒了。纔知道正走一條大嶺上，只見左首東北方，漆黑的一座一座偉大的山峯，給更偉大的雲氣嚴嚴密密的包圍，像一羣印度女子蒙着比她們身子更長大的雪白的頭巾，顛巍巍地端坐着。右首西南方太陽在天邊雲陣裏，

射出一道一道和平而帶着殘餘強烈性的紫光線，表示他最後的努力，五色的晚霞，做了送別的點綴，再朝平地一望，只見綠的是樹木和一般植物，黃的是沙土，白的還是山坳裏翻翻滾滾不肯休歇的雲氣。一會兒，雲氣上來了。黃的綠的都不見了，一會兒，太陽很不留戀地去了，五色的晚霞沒精打采地散了，讓那翻翻滾滾的雲氣，鋪滿着大地，只有不少的山峯，還鎮靜地掙扎着。一會兒，多數的山峯漸漸沉下去了，只有較高的還是掙扎着。一會兒，只露峯尖了。峯尖又沉下去了。只露幾個黑點了。又一會兒，怎麼都沒有了。只有漫天蓋地的一白。

我生平也算看過不少次的雲海，這回總算大觀的了。這嶺

原來就是尼姑嶺。

雨來了。冒雨過地藏寺，也不及入內，到此又是十五里了，再十五里，到萬年寺，一羣拖泥帶水的從淨淙淨淙的簷溜底下，也顧不得什麼，一直衝進禪房，尋個休息，纔算完了一天的游程。

十一 天台第二天

石梁飛瀑

弔桶岡的風

昨夜雨聲和泉聲，鬧了一整夜。「牀牀屋漏無乾處」，也顧不得了。今天（四月五日）是清明呀！七時，冒大雨出發，天台縣長得了新昌縣長的電告，特派建設科長申屠瑜專誠上山來導游，真難爲他們倆的。今天的重要目的地，就是石梁瀑布。出萬年寺，向東走，一陣一陣的雨，東西南北，四下裏一望，全是一片糊塗帳。昨晚千奇百變的雲海，早不知那裏去了。可

見人生際遇，大半是偶然。走十五里，約九時許，到了。依山勢高下，分建三個寺，叫做上方廣寺，中方廣寺，下方廣寺。石梁瀑布就在中方廣寺的旁邊。是兩大瀑布交流而成。東南來的名金谿，東北來的名大興坑。這兩道水各挾着雷霆萬鈞的聲勢，到了中方廣寺前面，合併起來，從深不可測，闊不到五丈的潭裏，橫溢而出，向西下竄，忽遇陡壁，挂空直下，注入下邊的潭，又橫溢而出，接着一道陡壁，還是向西挂空直下。在這裏碰着一條南北橫在空中的石梁，瀑即在梁下奪門而過，注入下邊更大更深的潭，那個氣勢，幾幾乎天傾地坼。往後還是一級一級流下去。凡此種種，俱表現在中方廣寺的前邊。那裏

橫鋪着幾十石級，向西行盡，接在石梁的北端。石梁之長，略等於潭之闊。像魚背隆起，厚約一尺，背之闊且不到一尺。南端盡處，有一銅殿，高僅尺許，「具體而微」可望不可即。當吾們行近中方廣寺時，已聽到轟轟轟轟的大聲。進了寺門，像進了至少五萬枚紗錠集中設置的紡紗廠。對面談話，非咬耳朵講，幾聽不到，水花向四面橫飛，就爲是雨下個不止，所有衣帽鞋襪的潮濕，都歸獄到「雨」身上，其實瀑布水花至少須承認一半。我呢，從極端的喧鬧中，保持極端的鎮靜。定了計畫先觀察大體，從中方廣寺前憑着欄檻，概括地玩賞一下，次從金谿、大興坑兩大瀑源，細細玩賞，眼光順流而下，替他分了

節，分了段，逐節逐段的玩賞。玩到石梁，看看不到一尺寬的，滑漣漣魚背式的，老實說，我不敢走過去。同行的都沒有敢走過去。但聞我老友蔣竹莊曾走去走來，這種地方，全是心的作用。臨危不怯，非受過相當期間的心的訓練，便辦不到。

竹莊深於佛學，靜坐三十年，也許有些關係。廟裏的和尚、土人和蔣竹莊，他們心的訓練方式不同，而功夫到家以後所得的效果却一樣。我不及他們多多哩。忽然想跳出圈子一下，便趁大家在轟轟轟轟大聲中評論，驚嘆，出神的時候，獨自一人向中方廣寺背後羊腸小徑曲曲彎彎望山谷裏走下去，繞了一個大圈子，從竹木叢雜中，穿來穿去，居然到了瀑布的下游，得一

石橋，立橋上遠遠地玩賞，好像一幅很長很闊的發光的雪白而夾着黃色的綢，一半在石梁上邊，一半在下邊，翻翻滾滾，骨碌骨碌，得機得勢的正在那裏旋捲，石梁像一枝壓軸，在中間壓住着。還像沒有這東西壓住，便會望空飛去似的；清楚極了。好頑！好頑！通過去，便是下方廣。回到中方廣樓上休息，打開樓窗，正對瀑布。一面看，一面聽，一面吃飯，這裏有一種特別美味——醃菜。

雨還是下個不止，同行的準備冒雨出發去看銅壺滴漏、水簾洞、龍遊硯，我不去。一則對這石梁飛瀑戀戀不捨，大有一「觀止」的感想。二則幾天來所見所聞所感想，都亂堆着在腦海

裏，不但沒有整理，並且沒有記錄，越積，越多，越亂，越糊塗，怎麼得了？趁這個機會，怎麼銅壺、鐵壺、龍遊、蛇遊，犧牲了罷！澄一會兒心，把腦海裏堆着的，先抽出多少名詞，和接觸的順序，登記起來，還得和石梁飛瀑多多親近一回，豈不是好？靠着窗檻，埋着頭幹我書生工作。擡起來看看瀑布，好像毫不理會我似的，也正在幹他不息的工作。忽而轟轟轟轟的大聲沒有了。一經注意，轟轟轟轟的大聲又來了。原來是我自己的心理作用呀！

直到下午三四點鐘，大家都回來了。很勉強似的離開了這石梁飛瀑，也不想到上方廣寺去了。

從這裏東南行，赴華頂，十五里。經過一道山崗，不知道怎麼樣，來了一陣怪風，把吾們幾乎從崗的左邊吹到右邊，險些兒吹下山谷裏去。好容易出了險，問土人這裏是什麼崗？這裏是弔桶檔。叫做「經過弔桶檔，水牛吹過崗」。原來吾們比水牛還厲害，到底沒有給風吹過去。

華頂、是天台最高峯。華頂寺規模好大。監院授松親出奉陪，房屋器物，大小僧衆，略略的注視，畢竟是大家風範，比衆不同。方丈與慈大師，告我一千三百年前智者大師開山的故事。臨睡，雲滿庭院間，對廊不能見人。

那夜，鐘磬鐃鈸聲、佛號聲，直到睡着。不知什麼時候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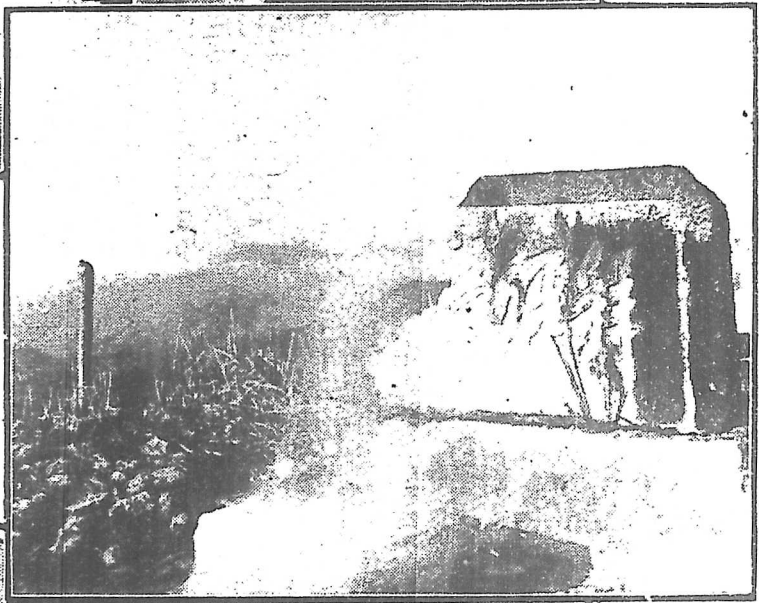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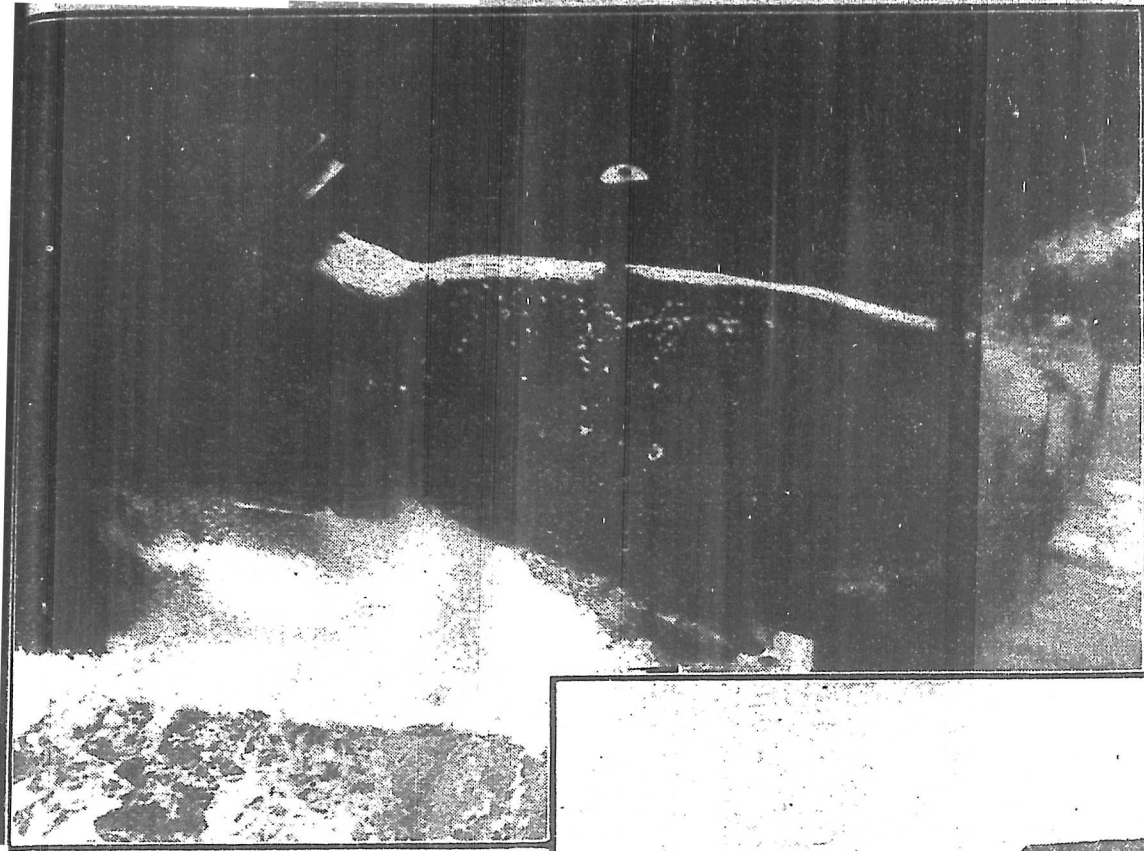
歇。等到醒來，鐘鼓鐃鈸聲、佛號聲早又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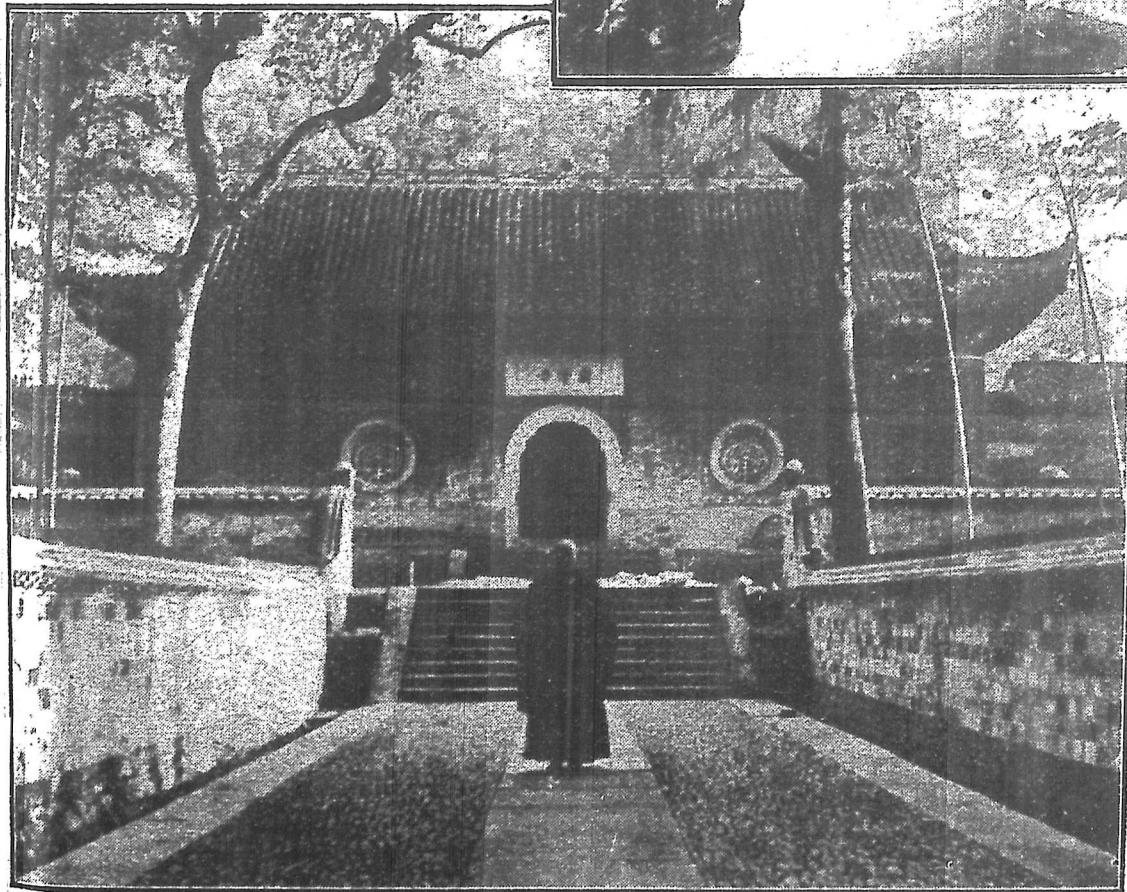
↑ 海雲望嶺姑尼從 台天
↓ 谿金 部一之瀑飛梁石 台天



天昏地動中之石梁飛瀑 ←



↓ 門正之寺清國



華頂峯拜經臺 ↑

十二 天台第三天

華頂峯的雲

螺溪釣艇

高明寺

國清寺

從華頂寺上華頂，還有五里。同遊的相約在午前四時頃天將明未明時，上華頂觀日出，不料那時候，庭院間的雲還是包圍着不散。不得出發。重復躺下，一會兒天明了。直奔華頂。曲曲彎彎盤旋而上，初時還在雲裏走，一會兒雲在腳下了。又

繞了一箇大圈子，又上了一道斜坡，經過幾個茅篷，那裏林木早沒有了。望上，又望上，同遊的大喝一聲：「到了」。天清日朗，萬山俯伏在脚下。原來昨天整整的一夜宿在那五里霧中。這時候，下界的雲也在一團一團流動了。他的動向，和吾們一樣。都是從潛在而出發，由低而高，由伏而升。卻在高天和大地相接連處多方的活動。那天尼姑嶺所見，動盪的結果，成爲一抹無邊，是「晦盲否塞」氣象。這裏所見，是分團的流動，若千團成爲一大集團，在寥闊的天空中，儘你自由自在，變化分合，總不失爲清明開朗。忽然西方大集團裏邊發見一條長虹，來得鮮明而又肥胖，長虹盡處，隱隱約約的發見城市樓臺，好

像船將近香港，從大海用遠鏡望那香港山頭市街一樣，一會兒不見了。

小小的華頂，大概不到一百方丈地面罷！倒有三件東西：一是智者大師拜經臺，還留下一短碣，刻「拜經臺」三字已殘缺了；一是華頂庵，入門處，石碑刻「天台第一山」五大字。樓屋幾間，粉牆一角，登樓，一老嫗很虔誠地正向佛像膜拜着；還有一件是新修建的智者大師降魔塔。是高只一丈光景，方形的石塔。都不是很古的東西，不過紀念這個山頂，在一千四百多年前，曾經智者大師在這裏朝夕拜經，冥修入定罷了。原來天台絕頂有兩種奇景：一是看「日出」，一是看「雲歸」。可惜昨夜

沒有一直走上華頂峯——再來時可要記好，必得宿在華頂庵內——，到天明上山，已不及看日出了。據說：到了傍晚，成團的雲，都向某方山谷裏奔入，好像給他吸收似的。所以稱爲「華頂歸雲」，不是「華頂觀雲」呀！這話確不確，沒有見過，當然不敢斷定。且留作重遊的必修功課是了。

下山，過藥師庵，見臥佛一尊，唐貞觀年間製銅鉢一個，玉印一方。

華頂最高峯，實在天台山偏東北方面。今天的遊程，將向天台正南面走去，經高明寺、國清寺下山。申屠科長，以從華頂走大道到高明寺，固然直徑好走。但在天台東南部分，螺溪

釣艇，是個幽深神祕，人跡少到的地方，倘從那邊走，折到高明寺，也有路。不過小些。那時大家正遊興勃發，越說幽深神祕，越想去一探，都說：既然人能到的，大家去就是了。招一位土人作嚮導前行！前行！從大道轉入小路了，望下，望下，忽而同遊中少了兩人，就是步陶和鑄九，一文家，一畫家。擡頭一看，原來在高高的嶺上，一直向大道前進，沒有折向小路下來。大家在山下大喊大叫，發狂似的揮手，兩人總不肯下來，沒辦法，派一伙子，上山去邀請，回報：「不下來了，一直去了，」各走各路罷！吾們還是望下！望下！穿過一個樹林，又是一個樹林，度過一道溪澗，又是一道溪澗。曲曲彎

彎，彎彎曲曲，不知走了多少路。不好了，一道大溪來了。須從這邊渡到那邊，一個一個大石塊，早已給水淹沒。怎麼了呢？只有伏在佚子身上過去。好容易過去了。走！走！又是一道大溪來了。好得吾們經驗豐富，照着老法子，伏在佚子身上走。不料走到溪的中部，不知怎地一滑，把一位同伴，從佚子背上掉了下來，雖然溪水不很深，也不很急，然而這位朋友下半身已全濕了。大家從極度的不安中間，咬緊牙關再走，忽而來一個斜坡，下邊是深淵，須從斜坡這邊度到那邊，而沒有立腳點的。很像黃山閻王壁。幾位手脚輕鬆的，拐了幾拐過去。餘下一兩位，佚子用手撐住在斜坡上：當做立腳點，很勉強地

過去。帶路的土人報告：螺溪來了。一道瀑布從陡壁上翻翻滾滾流入一道很深的溪，兩壁是高山，沿溪林木叢雜，中通一徑，從這條徑隨着瀑布順流而下，過幾個小灣，土人又報告：釣艇來了。迎頭一道橫嶺把溪水當住。在橫嶺這一邊，溪水潑洄，當溪一個小峯，像一個很大的石筍，畫家用披麻皴法寫出來，倒是很幽雅有趣的；瀑布從小峯左右環繞而過，從土人嘴裏知道峯頂原有一條簾，從高頭挂下，成一垂直線，通入溪流，很像一縷釣絲。所以稱做螺溪釣艇的。現在，螺溪如故，釣艇依然，只釣絲沒有了。大家發一個疑問，瀑布到這裏給橫嶺當住，怎麼不會跳盪泛濫的呢？走過橫嶺從那邊一看，原

來這嶺底下是通連的，水從嶺底下伏流而過，過了嶺，還是汨汨淅淅的下流，不過勢力分散，變爲尋常溪水是了。

再望前走，又一大條溪來了。「前車可鑑」，伙子背上生活，是很不妥的。來！來！大家老老實實地，把這高等游民臭架子痛痛快快丟掉，各人赤了一雙難得和地球直接發生關係的雪白的大脚，向着溪水狹淺處清通清通走將過去，不一會兒，一個一個，平安渡過，可知過去的危險，就爲是扭扭捏捏，擺臭架子，天給你們一番小小的懲戒。

過去的路，都是「小人下達」。從此又要「君子上達」了。一級一級的高峯，排在面前。看看錶，上午八點鐘出發的人，也

沒吃，也沒喝，也沒停，不知不覺，到此已過三點鐘了。不着意時，萬事全忘，一着意時，第一個警告，喉嚨裏要渴死了。可是一路走來，全沒見人家，正着急時，擡頭發見山坳裏一樵夫，他先開口：「啊呀！你們那裏來的呢？吾們說，華頂來的。」他說：「這條路走不得的呀！吾們說：走不得的，但吾們已走來了。多謝你，弄一口水啦！他老人家跑了好多路，居然弄到一壺又一瓶水，人多水少，想狂喝，又不敢狂喝。問高明寺在那裏，他指着很高的山頭一塊大石，說在那大石塊的高頭。忽然山上發見鑄九由土人帶着，挾了很長的木板迎面走來，原來他和步陶兩人所以不肯和吾們一塊兒走小路的緣故，因為出發時

他倆落後一些，遇一老僧，問明了目的地和將走的路徑，這位老僧極誠懇地阻止，說從那條路到螺溪釣艇，是萬萬不行的！像吾輩山僧，還不敢走，你們那能走呢？所以他們兩人隨那老僧，從大路直赴高明寺，到了以後，鑄九是位青年畫家，到底捨不得螺溪釣艇，採納了土人的建議，借了兩塊木板，預備臨時搭橋渡澗，直奔下來。說明來意，匆匆自去了。我們賈着餘勇，望很高的山頭一塊大石直奔上去。可是奔了大半天，我的足力到底不濟，一個人「瞠乎其後」了。不打緊，吾從民國十三年遊廬山在「日暮途遠」中間發明了一種方法，叫做「登山接力法」。就是登山遇着力盡時，先休息三分鐘，走一百步，再休

息三分鐘，走一百步，照這樣，休息一回，走一回。隨你山那麼高，路那麼遠，足力那麼疲，不管你到達目的地。因為休息了三分鐘，你的足力定會得到一時間的回復。回復以後的一百步，總是易於交卷，從此一節一節的走上去，雖時間費得稍爲長些，但是目的地一定到達。這方法倒是百發百中的哩！吾就用這方法到了高明寺。

高明寺前有一圓通洞，是三塊很大很大的石頭疊成的。有一筆冢，中間埋着三百年前傳燈和尚（檜溪大師）寫經的筆。進了寺門，同行的都說：黃先生來了。辛苦得怎樣？吾說：多謝多謝！「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遇一青年和尚華清，說

曾讀過吾黃海環遊記及人文月刊等處發表的作品，問他，纔知道曾在廈門南普陀法學院修學過的。出示智者大師遺下的袈裟和鉢。又具葉經一部。臨行方丈觀通出送。

傍晚，到國清寺，已及平地了。方丈可興出迎。天台縣趙見微縣長特從縣政府來寺歡迎，大談紙烟問題，肥田粉問題，二五減租問題，械鬪問題。寺供大鐵佛三尊，在廣東鑄成，海運時沉入海中百餘年，纔得起出——這是相傳下來的老話。那夜，大寫特寫其屏聯，成天台行一首。

天台行

少讀興公賦。神游赤霞城。其歲甲戌節清明。其人以畫以

詩鳴。誠動天鑒玉汝成。縱目三日攝萬形。雲霓晴雨風雷霆。我所尤奇在雲海。初仰諸峯若覆髮。少焉輕寒拂頰頰。隔澗高巖失磷礪。停筇游侶駭相待。不知雲裏吾身在。忽焉照耀五色霞。尼姑嶺頭日漏斜。俯視下界相驚嗟。赤者沙壤青桑麻。雞鳴隱隱千人家。颼颼一陣山風作。團團雪絮出幽壑。須臾大地張輕幕。稍讓諸峯露頭角。諸峯黝然雲一疇。終焉滅頂遭兇惡。百無一見惟渾噩。斯時吾身殊分明。天風鸞鶴遊太清。但愁四海方沈冥。一宿萬年寺。再宿華頂峯。中覽石梁瀑布雄。雨脚滴瀝泉琤琮。大興坑左金谿右。交流傾瀉如奔龍。直注深淵復旁溢。噴沫高

射天微濛。長梁屹然橫當衝。梁寬及咫魚背隆。奪門下出
何洶洶。坐令觀者耳欲聾。梁端小殿精鑄銅。勇夫渡梁矜
奇逢。凡所有得貪天功。罷遊少憩方廣寺。僧言雨後瀑奇
異。岫雲昨出非無心。天公釀雨有深意。傳鐙筆冢古有碑。
螺溪釣艇今失絲。欲窮造化發奇趣。縊幽涉險甯告疲。
最後乃登天台寺。智者大師開宗地。止觀性相通顯祕。千
三百年道未墜。一衣一鉢長留記。拜經臺。降魔塔。登高
拂曉風蕭颯。歸途仰首萬峯雲。赤城天半開閭闔。

十三 從天台到雁蕩

赤城遠望

始豐溪下水

漁與盜

械鬥

99

七日天明五時頃，從國清寺出發。步陶，劍華，仲彝，培基不上雁蕩。從國清寺向西行，遊赤城，桐柏宮，取道新昌，坐長途汽車回滬。我偕鑄九，慕儒，叔賢，朱科長，延平五人將出寺門，忽一青年比丘尼前來行禮，細認一下，原來是吾鄉

川沙縣真武臺尼寶鶴來此受戒的。一個幼弱女子，走了幾千里路，來到這深山古寺，了她皈依佛法的心願，怎能不令人感動呢？行七里，至天台縣城。在城北濟公院近邊，回頭望天台赤城，一級一級的赤泥，遠望很像一層一層紅磚疊成城牆式樣。想起一千五百年前孫綽作天台賦描寫這一段，稱「赤城霞起以建標」真不錯。

說起赤城，吾不能不記錄一樁幽鬱悲涼的事實，赤城西邊有一餐霞洞，葬孫天祚父子。天祚，天台人，早死，妻齊氏素以能書能畫著名，既寡，守節撫孤。孤兒近二十歲時，因為患神經病，投國清寺前豐干橋下溪中而死。這位齊太夫人萬分悲

苦，從此絕筆書畫。選定餐霞洞，將葬她丈夫和兒子，而在旁邊，自建小樓，所有殉葬用大小器物，墓磚，以及小樓自用一切器物，絕不假手工人工，完全由齊太夫人取赤城土用手親自搏掬而成，也絕不用工具。而堅固精美，和著名的陶器一樣。齊太夫人守他丈夫和兒子的，墓住小樓四十多年，從沒有出洞門一步。年八十歲去世。吾輩來時，去世還不久，可惜不及見，并不及一觀他老人家手製的紀念品。這件事，人說是太夫人的精神結晶。吾說：這件事固然整個的表見太夫人的精神，若分析說來，這手製物品的精美，表現太夫人的藝術天才，而物品的堅固，從此可以知道赤城的泥土製陶，有特殊的天然效用。

入天台縣政府，見神桂一株，井一口，相傳：明朝某縣官被難全家死這井中，每一縣官到任，須加覆一方紅布，否則作祟。但最近兩任縣官不照辦，亦無恙。有圖書館在建築中。上午九時頃別了趙縣長和申屠科長，上民船，從始豐溪下水南行赴臨海。路長一百二十里，十小時便到。若從臨海赴天台，須經這溪逆流而上，十分艱險，所以孟浩然詩有「欲尋華頂去，不憚惡溪名」之句。吾們是下水，太便宜了。

從天台始豐溪下水赴臨海

天台惜別不勝情。兩岸桃花若送迎。一日輕舟過百里。

襄陽請洗惡溪名。

晚抵臨海。入城宿醫院，院在山上。和張縣長（寅）等談漁業和械鬥。

沿海一帶地方治安，全看漁汛的豐歉。漁船出帆，壯丁若干名，船上不定期的糧食，漁具，其他用品，各壯丁相當的安家費，每一漁船，共須五百圓。「高利貸」人家借給漁戶，遇到豐收，滿載而歸，本息全部歸還；一遇歉收，兩手空空，無面目歸見江東父老，惟有加入匪黨，從此匪額大增，地方不會安靖的了。

械鬥的風氣，台州各屬最厲害。張縣長到臨海任，他說，二十多天裏，出了六起。大都是輕微事件，例如張姓某甲，挑

了東西在路上走，李姓某乙和他相碰了一下，要是張李兩家都是大族，且有世仇的，就擴大起來，兩方如臨大敵，打個落花流水。追求擴大的緣故，因為兩家各有一種人，彷彿是經理，有的稱帳房，這種帳房利在事件擴大，如果我方械鬥而敗，向對方索賠，每死一人傷一人，都有規定的代價。要是勝呢，向本族徵發犒賞金，每死傷人，也都有額定的犒賞。即使沒有分勝敗，一切械鬥費用，總須照例徵發，所有費用，一經帳房手自必有利可圖。所以這一輩人，是械鬥構成的主要分子。現在當局知道了，先把這一輩人拘捕懲辦起來，或者械鬥可稍減。據說：台屬械鬥最厲害，要算仙居了；縣東西一家姓張，一家

姓王，以縣政府爲界，如張姓入王姓界，時時刻刻可以被王姓毆打致死。王姓入張姓界也是這樣。縣長一年到頭做着中間調解人。

八日，天沒有明，張了燈，下山出城，到輪船碼頭，天發曉了。坐輪船行三小時光景，經靈江，澄江（一名永甯江），椒江會合處叫做三江口到海門。行政專員羅時實迎到汽車站，改坐汽車到路橋，這裏是黃巖縣境了。公安分局長施繼魯出來招待。街道很長，可惜生意清淡，全市都是不景氣的表現。午後一時，施局長，羅專員的代表林雪，同鄉馮晉蕃一齊從東里街送上小汽船到大溪。這裏是溫嶺縣境。換坐山轎在夜景昏迷

中到大荆，大荆就是雁蕩東北角入山的大道。吾輩來游雁蕩，全恃蔣叔南。叔南方帶別組的游客，從金華，麗水，青田，永嘉上雁蕩，依他的留囑，招呼吾輩宿於伊弟季哲宅。季哲去年新故，遺挂在堂，他的女兒淑芬舉止大方，殷勤招待。吾不及見季哲，還及見他的女兒，招待愈殷勤，愈不勝哀感哩！

十四雁 蕩第一天

雁蕩全山大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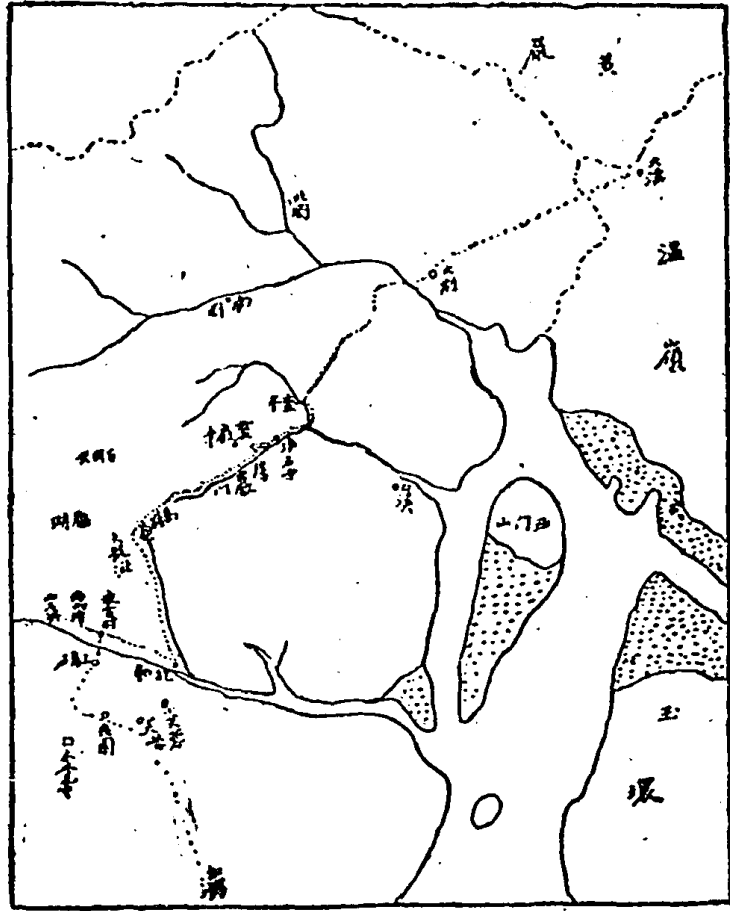
石門潭

靈峯道

天日晴朗，那天是四月九日，清晨整裝出發，叔南姪鵬霄來領導。且慢，讓我檢出地圖來看一下，須得把雁蕩全山大勢整個的明瞭纔好。看吾摹出一幅略圖來：

記好，吾們預定的遊程，是從雁蕩東北方，逐節逐節向西南方進發的。

圖第二



綠，是潭水深不可測的表示。潭兩邊像大門的石壁上，點綴着一叢一叢紅得使人感覺悽慘的山花。恰和老翡翠色的潭水，合

大荆附近，有石門潭。從平地慢慢兒斜上山坡，彷彿是龍門伊闕的縮影。一道不很高的山脈，到這裏中斷了。俯看中斷處，是一個綠得像老翡翠一樣的潭水。吾們已知道，這樣的

成一幅天然美麗的圖畫。上游幾個裝着菜蔬的竹筏，從石門裏慢慢地流出來。接着一條雪白的溪水，名叫蒲溪。再向石門裏一望，有水名叫澗川。兩岸一塍一塍碧綠的田，有山叫五峯山，山下有村，叫澗奧村。元朝有位理學名儒李孝光號五峯住在這裏（元史卷一百九十有傳）。

閒話少說，閒事少管，快快上雁蕩去。就爲是鵬霄沿途說到民國十九年大荆剿匪的經過，那時候，雁蕩一帶地方，早給樂清來的匪認做征服地。一步一步進到大荆來，料不到大荆地方暗地裏早有充分的準備。大荆全鎮最高所在，叫培風閣，商會設在中間，有一警鐘，失火時，怎樣敲法，匪來時，怎樣

敲法，都有規定的。佈防完了，匪毫不知道，還是大模大樣的前進，警鐘一敲，伏兵齊發，來一個，捉一個，殺一個，共殺了四百七十一個。從此全山安靖到現在，這是誰定的計劃呢？就是鵬霄的伯父叔南。

鵬霄說得高興，吾們聽得高興，大家都想上培風閣一觀，折回大荆，上了閣，開窗一望，原來雁蕩千巖萬壑，彷彿都在目前，其實也不過是想像罷了。大家在高聲嚷：快走！快走！

正想上山，忽然無數老小男女，向大荆集中，每人手裏都拿着一種好像涼帽似的，四方八面湧上來，像潮水一般，這又古怪了。問鵬霄，纔知大荆逢「三」「六」「九」有集，今日是陰歷

二月二十六日，各把所製草帽，向大荆來交賣。原來這種草帽的原料，上海商家從外洋買來，作價發給農村，編好後作價收買。編工很細緻，須一兩個禮拜，纔成一頂。這種半製品，從前每頂賣一圓幾角，多到兩圓，現在僅賣一圓，所以村男村女平均一天所得工資，不過一角光景。還是爭先恐後，這也是世界不景氣，影響到山村的一個實例。同時也可以看出山村生計競爭的劇烈。

纔出大荆，過一道溪，就是從石門潭流出的蒲溪。不一會兒，路旁邊很高的巖石，像一位老僧，正在那裏迎客，又像耶穌基督，又像聖誕老人，儘你把腦海裏所有的印象來摹擬，好

在他橫豎是呼牛便牛，呼馬便馬的。到捲螺巖遠望上去，更相肖。過石梁洞，天然的石屋，中建一層一層的樓，有碑刻「白山葉叔平孝行純篤工書善畫居此六年出資重修歿後六年友人蔣叔南紀之」三十二個字，出洞西行，上謝公嶺，大概是紀念一千四百六十年前的詩人謝靈運吧！吾暗地裏想：鼎鼎大名的雁蕩，如果祇有這一些，未免使人大大的失望了。

正在這般想，忽然一個大轉灣，來了一道溪，溪並不闊，也沒有多少水，溪南溪北的山峯卻奇怪了。鵬霄告我這溪叫鳴玉溪，這裏就是靈峯道呀！溪南的山峯偉大而多連接的叫連雲嶂，上邊有兩峯叫鬥雞峯，叫犀牛望月，又要把腦海裏的印象

來摹擬了。最高的叫朝陽峯。溪以北同樣的偉大，而各各獨立
的，叫什麼天冠峯，超雲峯，果盒巖，半月洞，巖壁像蜂窠一
樣。這許多山峯，形形色色，把一條很寬廣的靈峯大道，給兩
下逼住，像上海南京路先施永安新新多少高樓大廈遮蔽得不
易看見天日。而尤險怪的許多山峯都是上邊肥大，下邊瘦削。
像沒有穿着裙子的西洋胖婦。吾坐在鳴玉溪果盒橋上，左右顧
盼，不免有些害怕起來。這幾千萬年裏必定有一天，失掉了重
心，天崩地坼，倒栽下來，這是很可能的事，好像只須有人用
手輕輕一推，就會搖擺似的。卻見那溪旁小片碧綠的山田，種
的是芋，三三兩兩的牧童在那裏過他們很幽閒自在的生活。芋

每年豐收每畝可得三百斤，每百斤售兩三元，他們這般說，好像很滿意似的，卻從來沒有料到天崩地坼，大禍臨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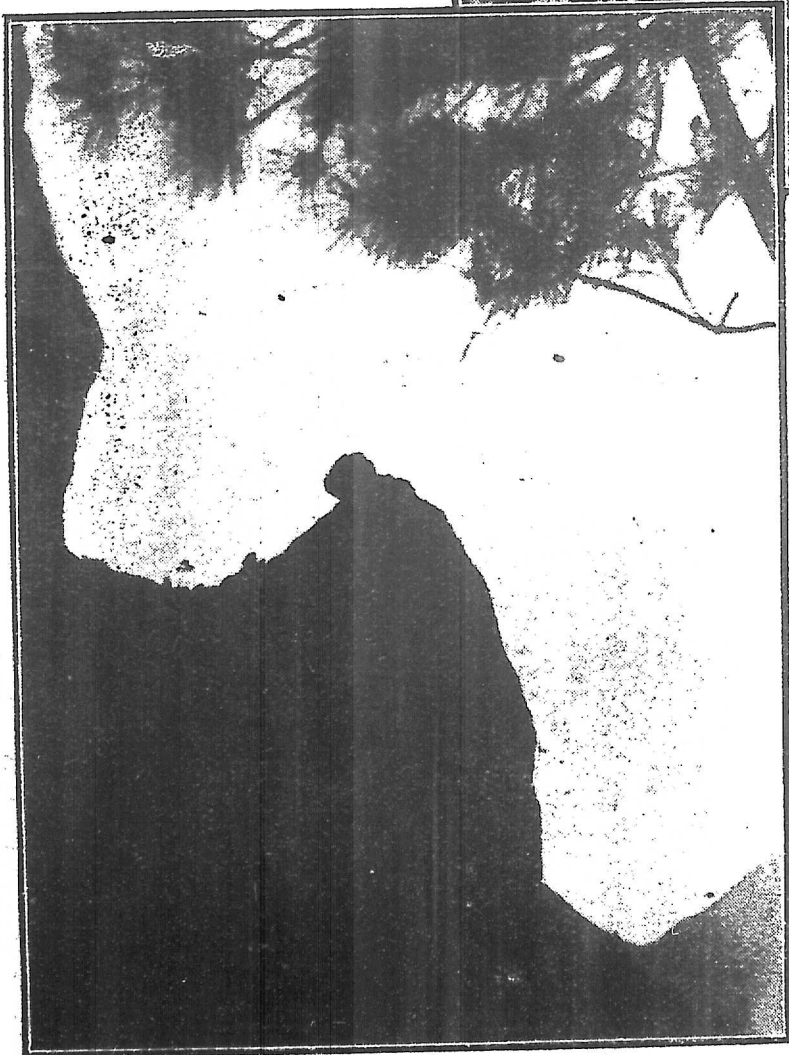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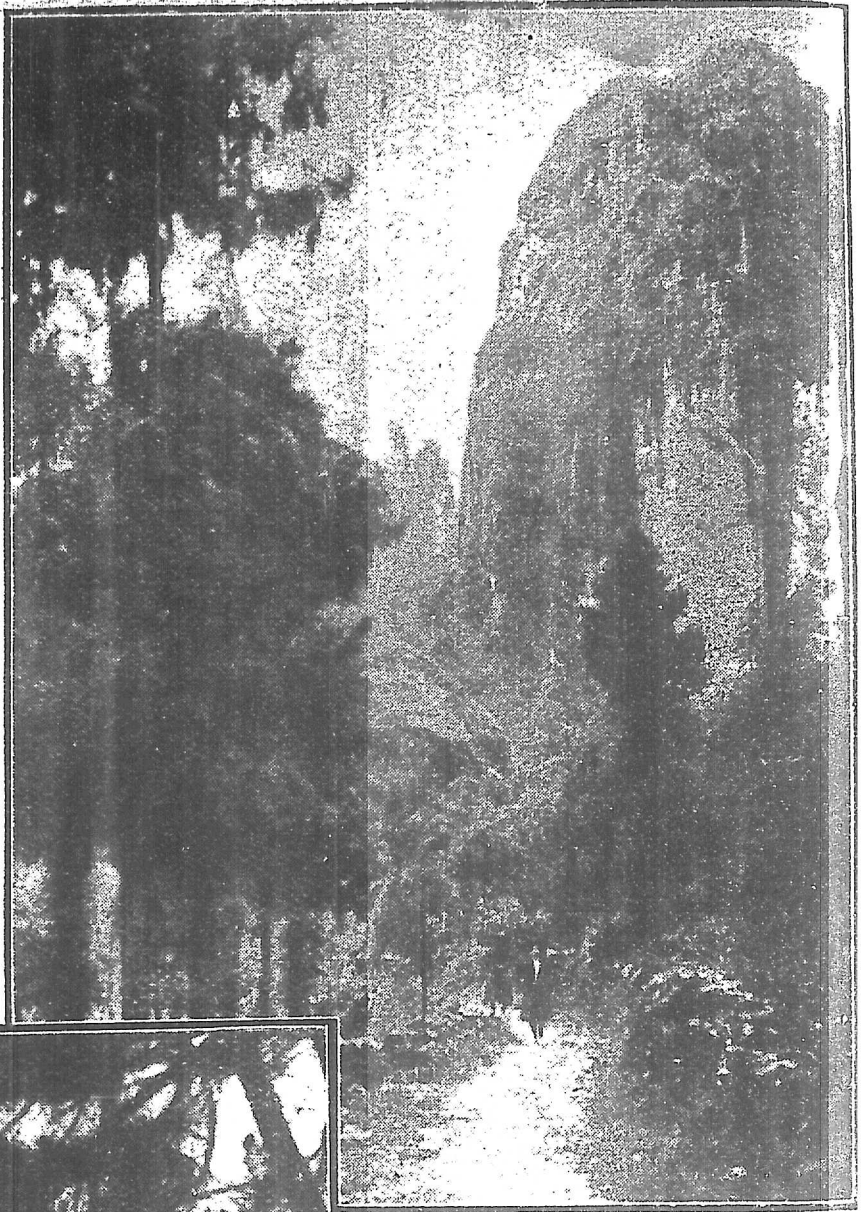
過了果盒橋，沿溪西行，得一亭，叫靈峯第一亭。亭的上頭，山腰兩個大石筍，叫做雙筍峯，俗人叫做蠟燭峯，下邊有個潭，墨綠色的水，叫照膽潭。上邊有騰波巖，有金雞峯，還有多少無名的山峯。諸位倘以為無名的山峯，定是比較平凡，那就錯了。須知天下真雄奇偉大的東西，不一定有名呀！到靈峯寺了。寺後高峯，就是靈峯，亦稱合掌峯。踏石級直上，就是靈峯洞。又名觀音洞。一部分同人，轉灣向西行，到了北斗洞天道院，那時候過中午了。

午餐過後，卻回頭沿鳴玉溪望東行，過響嶺頭，經睡猴峯下，度吉星橋，睡猴忽醒，變做老猴披衣了。到淨名寺。

將由淨名寺上靈巖，叔南帶領游客趕到，樂清縣長張叔梅亦趕到，招吾們回北斗洞晚餐，「卻之不恭」，便折回，半路遇見叔南，重過靈峯道，鵬霄別去。叔南以雁蕩中興主資格，爲吾們一一說明，纔知無名的奇峯，都是我不認識的緣故，何嘗真沒有名呢？叔南很不贊成吾們匆匆過去，那夜北斗洞晚餐畢，同席蔡旅平，奏三絃「秋江夜泊」及「思顏操」各一闕，吾呢，爲招待諸君寫了不少屏聯，贈叔南：「鄉國安危容小試，名山管領亦奇才。」卻並沒有過譽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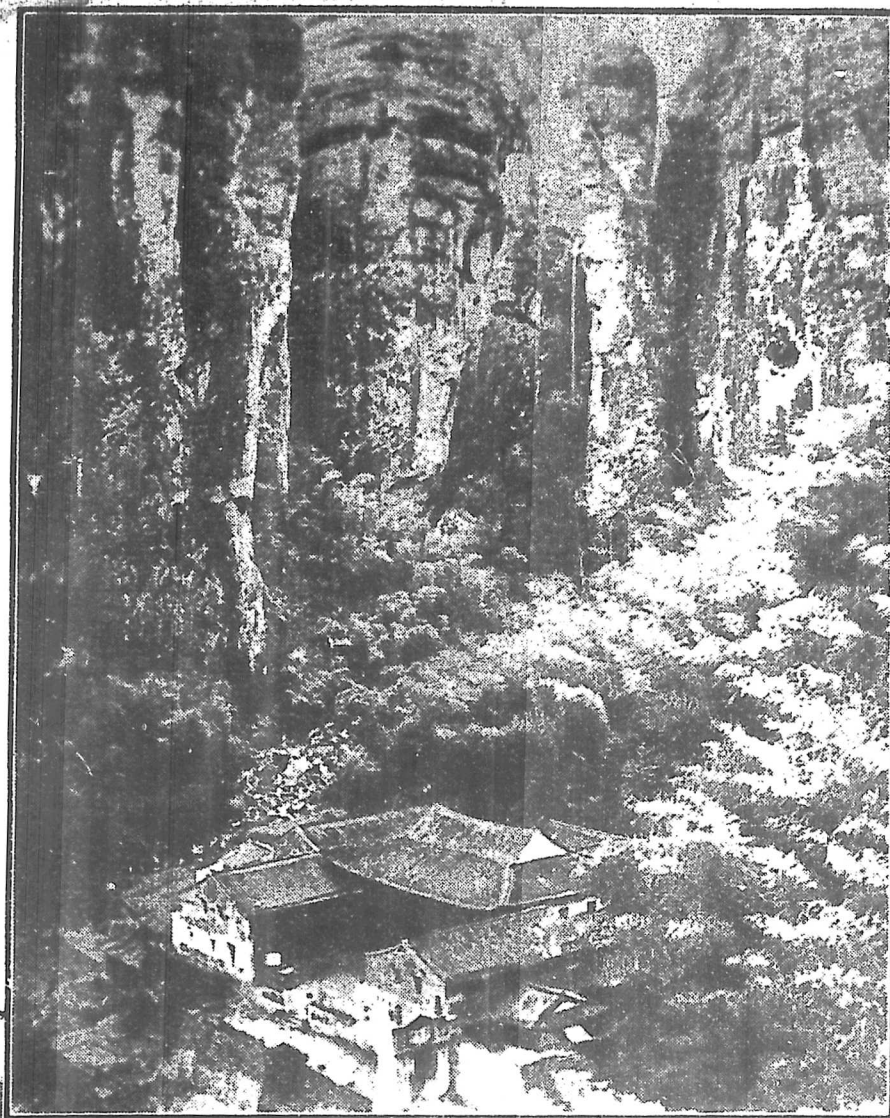
夜深了。旅平導吾們坐了轎，張了燈，走一小時光景，到靈巖寺，敲門投宿。只覺得寺門外又高又大的黑影，在沈沈陰氣裏，參差地排列着，可怕得很。

雁蕩有石似接客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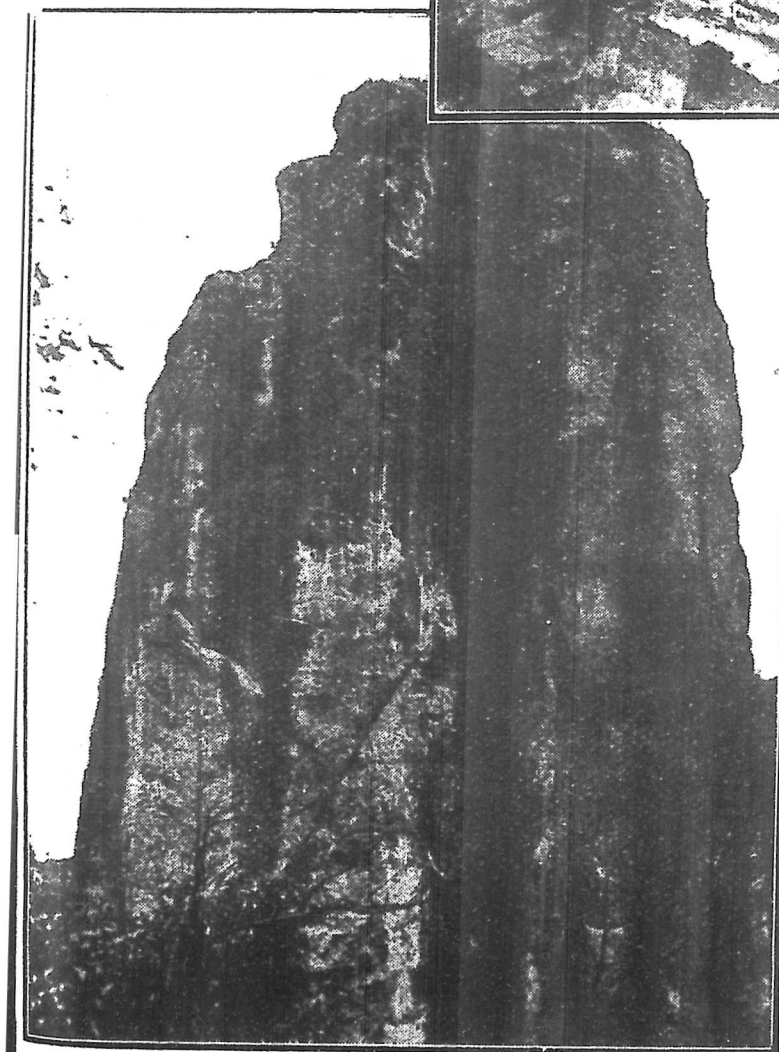


雁蕩睡猴峯下有石名老猴披衣←

雁蕩靈巖寺 →



靈巖寺前天柱峯 ←



十五 雁蕩第二天

靈峯

屏霞廬

大龍湫

能仁寺

昨夜倒頭便睡，天明一睜醒來，纔知睡在寺的西樓，起來從玻璃窗裏向寺西一望，無數奇峯，把寺緊緊地抱着。天又下雨了，怪不得黑沈沈地老是不開明的。一時爲好奇心所驅使，不及整衣履，也不及喚同伴，冒着雨急急出寺門，見一僧，打

了招呼，站下來，四下探望，原來寺的對面是白雲崗。左邊是展旂峯，右邊是大獅巖，巖上是天柱峯，昨夜黑暗中嚇人的就是這左右兩大怪物。天柱峯側面是雙鸞峯，捲圖峯，卓筆峯，有小瀑一條，叫做小龍湫。下邊是藏珠谷。臥樓窗外所見，就是這全景的一角。雁蕩山峯的名稱，絕大多數是人們用他的腦海裏積下人情物態種種印象，來摹擬而成，屬於這一類的，不知多多少少。但最貼切的要算靈巖寺前展旂捲圖兩峯。展旂像一面很高很大高度和闊度成三與五比的旂，正展開着。捲圖更妙。像一幅不知是什麼圖捲在一個大軸子上，好像沒有捲好，也沒有拴住時，爲地心吸力所吸引，斜斜地望下宕着。這種形

態，當時題名的，很虧他想得出來。寺的後身，緊靠着高巖，就是靈巖，也叫屏霞嶂。我們靠旅平引導，從寺的西北方面，冒着不大也不小的山雨，曲曲彎彎，向高處走，得一洞，叫龍鼻洞，據說從前很像真龍，六十年前，給遊人毀掉，現在只存一爪了，叔南很愛惜牠，特地裝了欄檻，替牠保護。再望上又得一洞，叫天聰洞。也沒有石級，攀崖捫壁，一步一步斜上，到洞口，俯看不見底，讀徐霞客遊記，到過這裏兩次，第二次是洞裏邊爬上來的。大概後邊另有路呀！沿山腰向右轉，到着了屏霞嶂的正面，精舍三間，外題屏霞廬，是叔南、季哲兄弟建築起來，紀念他們先人燧堂先生的。小坐一回，題詩三首：

游雁蕩夜從北斗洞天至靈巖寺題贈屏霞廬主人蔣叔南

三絕

星斗飄垂路百盤。夜游雁蕩亦奇觀。稍知古寺靈巖近。
百丈奇峯聳影寒。

展旗天柱兩峯開。寂寂禪堂墮劫灰。直上屏霞廬展拜。
雲山中有孝思哀。

子嗜名山若生命。名山倚子作長城。儒言廣魯於天下。
佛法還須度衆生。

靈巖寺早給無賴的和尚賣掉。事爲叔南所知，趕緊出資收買下來，選聘和尚名淨圓的做住持。淨圓募金重建，諦閑法師

助他提倡，得了甯波方太太的捐助，建成現在的規模。正殿而外，東廂樓大概住和尚罷！西廂樓住我們旅客，這一篇靈巖寺近世史，是由現時當家和尚悟妙口授我的。

同游的叔賢忙的是攝影。一個人還在屏霞嶂攝天柱展旂兩大怪物，忽然大嚷起來：且慢！待我下來。且慢！六十五歲老人周如立，從天柱峯最高巔，把長繩緊緊地栓住在山頂。兩手緊緊地握着，騰身空中，仰望只見一黑點，漸漸放大了。現出兩條雪白的腿，慢慢地宕將下來。一宕向着左邊，一宕又向着右邊，好像在天空打秋千似的。忽而作勢一宕，用最迅速的動作，向峭壁上攫取藥艸，揣在襟裏，早又宕向他方去了。那時

東 之

候，雨已停止了。從雨後清疏的空氣裏，左一宕，右一宕，很慢地望下！望下！寺門前站了一大堆的人，怕有近百隻的眼睛罷！一齊注射在空中的一點。將到地，怕還有十幾丈高！動作快起來了。接觸着最高的樹頂，忽然丟掉了繩，從樹頂上像猿猴樣落下地來。大眾一齊拍掌了，聲震山谷。從劈拍的掌聲中砉然一大聲，原來還有人在山頂把這老人的生命線，初時一步步放鬆，到這末了的時候，望空一擲，山鳴谷應，樹枝摧毀了一大堆。大家齊向這老人家握手，他老人家卻不慌不忙，從胸脯裏掏出藥艸來分給眾人，我和延平科長在人聲嘈雜中，急忙驗着他的生命線，原來是把特製的五根等長的麻繩，接起

的。每根量得實足一百五十尺，纔知天柱峯，高及至少在七百五十尺以上。這老人家把這套本事招待遊客，有四十年了。問明了土人送他五圓，表示一些敬意。

雨又來了，冒雨再游響巖門，下邊一箇潭水，上邊一片巖石，叫晏坐巖。巖上是雲霞洞。山頂有石，像一老叟側着耳朵在那裏聽，叫做聽詩叟。又有石，像一人端坐着彈琴，叫孔子撫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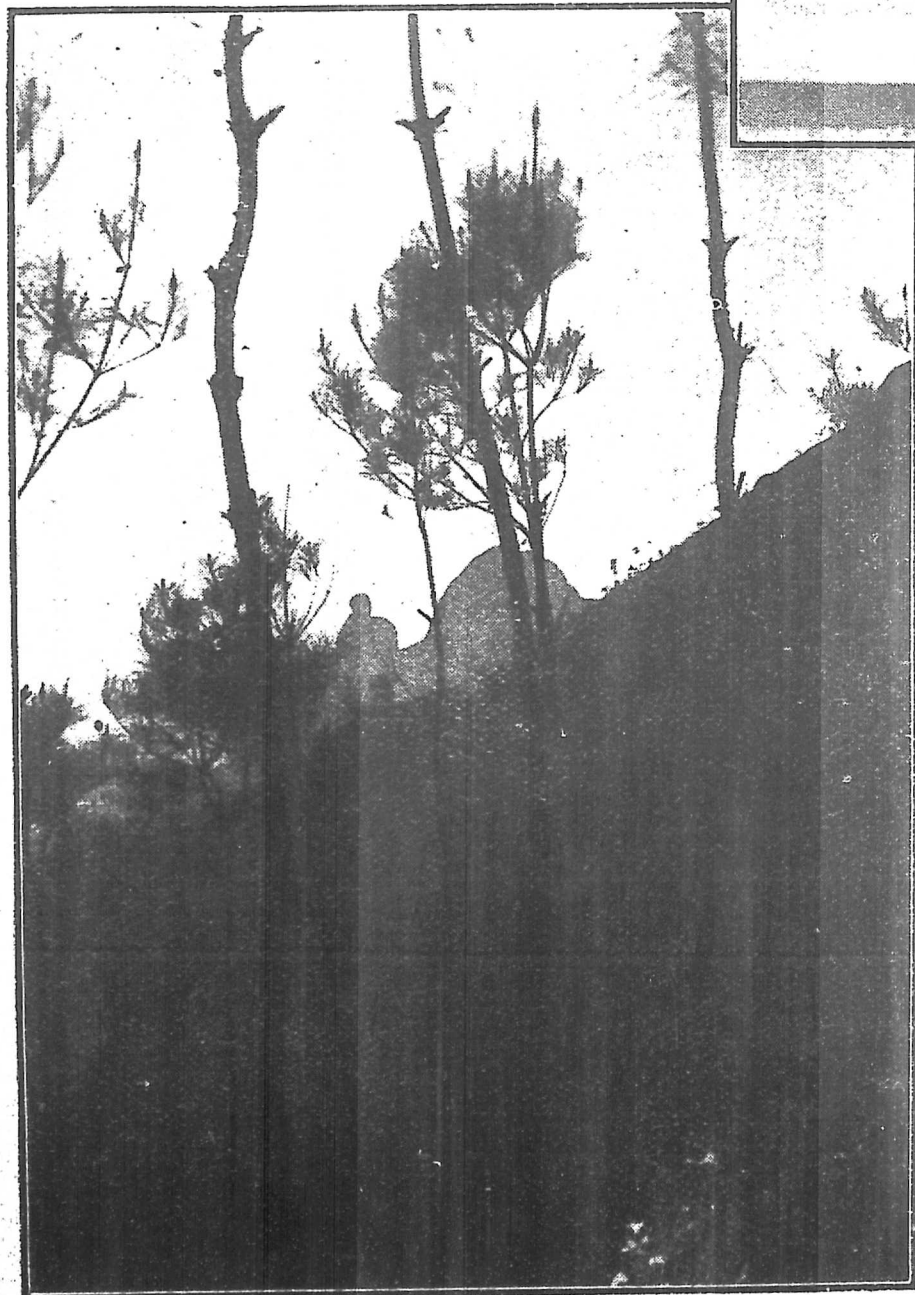
午飯後興高采烈地看大龍湫去了。出寺門，仍向西南行，過下靈巖村，可是雨越發大了。上馬鞍嶺，左方山勢較平，右方黃巖洞，方洞，更奇的是玉霄峯，也叫觀音峯，峯底下有相

當偉大的寶座，叫做蓮臺嶂，彷彿幾個圓形的短柱並列着，好像用大斧猛劈成功的。石頭全是紅黃色，碧綠的草樹陪襯着，雄偉中顯出壯美來。那時候，用傘遮着雨，站在馬鞍嶺上邊，出神了多時，纔走。問七賢書院，七賢祠在那裏，轎夫答：早已毀了。原來七賢都是宋元以來人物。就是王十朋，胡彥卿，朱希晦，章綸，謝鐸，謝省，還有上文說過的李孝光。在連雲嶂石壁上，發見兩個洞湊起來成一張怪臉，叫做閻王鼻。南邊就是剪刀峯，兩峯的中間劈開着，從裏邊望出來，又像一道扯蓬，叫做一帆峯。「峯迴路轉」，大龍湫到了。

大龍湫是山坳裏一匹很大的瀑布。水從山頂上流下來盪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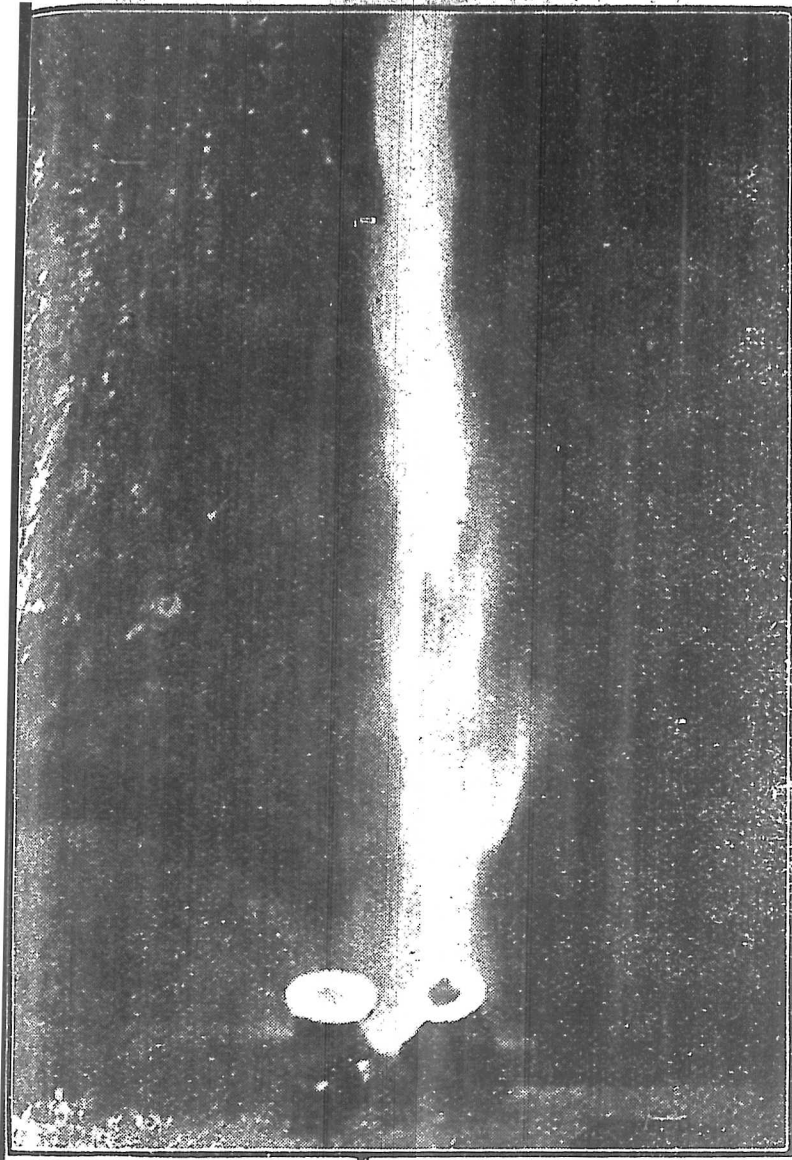


老人周如立用長繩從
天柱峯頭繼空而下→



雁蕩聽詩叟←

雁蕩大龍湫
←



大龍湫前剪刀峯→



碧綠的深潭。這不足爲奇的了。奇在瀑布出發的山頭很高很高。峭壁成凹形，腹部中陷。瀑從高頭流下，彷彿是樓高的簷溜，深谷裏風不斷的吹，瀑布懸空下來，下了幾十尺，給風吹散一大半，又下了幾十尺，給風吹散了一大半，等到着地，早已輕飄無力，幾乎不成爲水，所以落在潭面，不能發大聲。只見挺高挺長的一條雪白的東西，團團滾滾，又像霧氣，又像噴沫，不斷的流動，眼睛注視一會兒，只覺石壁都在那裏移動。那時候雨停止了，太陽從對面峯坳裏發射有力的光綫，反映出來，好像一匹五彩的綾羅，在空中飄揚。等到太陽下去了，變做一道慘白的長虹，在平地上挺直的站着。那時候，雨早停止。

了，但我們站在幾十丈外，只覺一陣一陣的斜風細雨，撲在面上，使人一面不斷的揩抹，一面周身發出寒噤來。舊有的觀瀑亭正在修建。吾們散坐在未裝配的木材上，精細的玩賞一回，又到潭邊逼近着玩賞一回，可惜潭裏還沒有相當的佈置，否則借此來一個 Shower Bath 豈不大妙？吾和延平科長還用目測法計算牠的高度，一人注視時計，一人從頂高處注視瀑的一點，隨它下來。到潭面，得六秒鐘，延平是工程專家，依照墜物定率，計算得五百七十六英尺。他的算式如下表所示：

天晚了。到能仁寺，可化和尙領導我們看燕尾瀑，我雖略知世故，不便說不要看，實在吾心裏「除却巫山不是雲」了。寺裏有一大鑊，宋元祐七年壬申十一月造，到今是八百四十二年。據說重二萬七千斤。

大龍湫高度計算法

$S =$ 墜物之上下距離

$g =$ 地球吸力致物每秒

下墜之英尺數

$t =$ 下墜時間之秒數

今大龍湫瀑自頂至地得

六秒則

$$S = \frac{1}{2}gt^2 = \frac{1}{2} \times 32 \times 6^2$$

$$= 16 \times 36 = 576 \text{ft}$$

即得五百七十六英尺

十六 雁蕩末兩天

上馬石探幽阻豪雨

黃金溪冒險渡驚湍

十一日，天還是雨，向西行。遊西石梁，也是瀑布，也不錯。要是沒有看過大龍湫，儘可以使人叫好，吾們爲什麼不先到這裏來，也算是西石梁的不幸罷！石洞裏小樓三間，一位老婆婆伴着一位青年尼姑住在那裏。拿「小喫」來分給我們，據說這位老婆婆享盡人間幸福，晚年把他圓滿快樂的家庭輕輕地丟開，到深山裏來終老。遊梅雨潭，這裏的瀑布，比西石梁還長

還胖，妙處在下注潭心，適當一石，水衝在石上向四邊飛濺，恰像梅瓣形。梅雨潭的名稱，大概爲了這點罷！

計算一下，照預擬游程，還有兩處沒有遊到。一是全山最高處百崗尖，高一千一百五十公尺，合三千五百九十三尺。天台華頂峯高一千一百三十七公尺，合三千五百五十四尺，雁蕩比天台還高着些。上百崗尖該從那裏走呢？該在靈巖到馬鞍嶺途中，從方洞那邊北行，經大壩坑，紅巖坑，上白雲坳，路程較遠，爲時間所不許，犧牲了罷！一是雁湖。雁蕩的名稱，由雁湖得來。據說：有上中下三湖。中湖較大，約有三十畝。湖裏很多草，雁宿在中間，所以名爲雁湖。游雁蕩而不到雁湖，

彷彿讀水滸而沒有讀到梁山泊，讀紅樓夢而沒有讀到大觀園，豈不是笑話？那非去不可的。雨老是不停，旅平介紹今午先到上馬石村他的親戚胡仲侯家吃了飯，再作計較。

吃了飯，天似乎有晴意，正欲結束上山；主人方面都說上雁湖是沒有路的。一經下雨，泥濘不可行。天既有晴意，不如今晚在這裏宿一宵，明日清晨上山。倘若今天下午去，路既難走，還恐歸來太遲，不方便。情意殷勤，說得有理，照辦罷！

下雁蕩過上馬石村贈胡仲侯

朝發能仁寺。言尋上馬石。輕雲幕四山。不掩疊嶂碧。飛泉得雨肥。翻空五百尺。愛山不忍出。依依兩遊屐。重賴

主人賢。爲黍餉過客。家釀甘始升。楊梅紫新摘。殷勤見二子。欲別意還惜。明朝天放晴。雁湖探祕蹟。

不料宿到半夜，下雨了。而且雨來得大，竟是傾盆豪雨。

天明（十一日）起身一看，四面的山，給雲封得影都不見。遊雁湖完全絕望了。大家氣得面面相覷，半晌一句話都說不出。心裏都在懊悔昨天沒有下決心。主人方面又建議了。諸位！還是多住兩天罷！明天許轉晴的呀。吾們很客氣的不好反駁他，這是誰能擔保的呢？躊躇又躊躇，磋商又磋商，大家雖是游民，卻都有公事，留在這裏算什麼？不如冒雨下山歸去的好。中間經過梯雲谷，聞也有瀑布，還有彷彿桃花源的景緻，順便遊一

會兒也好。溪水大漲，不得過，就算了罷！急急赴良園。那裏是旅平的家，旅平昨夜先歸準備招待。快到了。時已中午，雨還是下個不休。不料大溪當路，足足有六七十丈闊，原有一個一個石磴，每個相距二尺多，從溪的這邊渡到那邊，一步一步踏着石磴走。這時候，早把石磴淹沒了，站在磴上，水淹過膝蓋，而且水從上流，好像千軍萬馬，直奔下來，立脚稍不穩，立刻給他捲下去，萬無生理。怎麼好呢？絕對沒有別條路可繞過這溪的，回到上馬石，不成一句話，也是不了。遷延下去，雨越發大，水流越發緊急，更不了，怎麼好呢？赤脚下水走，這樣急的水，沒有經過長期訓練的腿，那裏站得穩呢？同行的

轎夫，挑夫，有能走的，也有不能走，伏在他人身上過去的。好！下一個決心，挑一二位比較精壯的，準備馱着吾們走，行李轎子先儘數搬過去。做一個「破釜沉舟」。來！來！大家把心鎮定一下，輕輕地伏在壯丁肩上，兩腳緊緊夾住，他很鄭重地踏着石磴，一步一步移動，到中流時水最急。虧得壯丁脚力真強，在急湍中居然渡過，上了岸大家回頭一看，反而大恐慌起來。後來問旅平纔知道這溪名黃金溪。中間有一點大可注意，這兩位壯年轎夫，在許多佚子中間，單獨地冒着大危險幹下了非常工作，解決了幾幾乎絕對沒辦法的難題，在千軍萬馬般的溪流中間過渡的時候，吾們自以為無上寶貴的生命，完全懸在

他們的兩條尊腿上，居然平安渡過，他們卻絕不居功，絕不索酬，我又要天良發現了，很想把幾塊錢送給他倆，作爲一筆獎金，後來一想，不好，送給這兩人，反使別人眼紅，從此他們懂得有獎金可圖，對以後過客，不免生了一種新欲望，從此把他們渾漠的天真戳破了。不好，算罷！還是供吾一瓣心香，把他們的功績，深深地刻在吾們心版上罷！

在旅平家，午餐畢，休息一會兒，作別下山，雁蕩遊程，從此結束。旅平家大廳還是一片白地，五年前匪禍，受累真不淺呀！

天台觀雲發奇趣。石梁雙瀑雄可怖。若論峯巒絕世姿。所見無如雁蕩奇。我從東北大荆入。市逢六日如雲集。培風閣上縱遐矚。千巖萬壑秀堪挹。石門深深碧水潭。五峯曾此留茅菴。峯嶺老僧狀傴僂。儼然長揖迎客驂。斯時遊侶氣驚沮。謝公嶺外峯無數。文章楔子此開篇。雄奇尙在雲深處。峯迴路轉山陰道。前驅拍掌靈峯到。一溪鳴玉戛清妙。溪南列嶂連雲繞。犀牛望月喘可笑。溪北天冠峯逼肖。洞開半月鑿天竅。佐以超雲意孤峭。自餘巖巖絕名號。如召巨靈對蒼昊。如列笙鏞會清廟。上插九霄掩七曜。溪橋小坐收清眺。更上靈峯第一亭。插天雙笋何青青。騰波

巖水清可聽。碧潭照膽長淵渟。金雞一聲天下醒。北斗
洞天通帝庭。故人置酒肝腸熱。秋江一闋思高潔。秉燭
夜遊興未歇。星斗飄垂路百折。不見靈巖古寺來。但看
峯影峙雙鐵。靈巖奇出靈峯上。展旂天柱兀相向。巍巍寺
後屏霞嶂。藏珠卓筆名之當。大獅巖與小龍湫。陰森幽怪
莫可狀。六十五翁老好奇。揉升天柱如履夷。長繩縛若倒
縲兒。翻身翩翩驚鴻嬉。忽捫絕壁采蘭芝。從容及地絕喘
嘶。長繩蜿蜒吾度之。七百五十尺有奇。觀者額汗驚淋漓。
。屏霞山半廬精絕。樓頭粟主供先哲。燧堂先生魂可招。
思親淚共泉嗚咽。二靈自昔縈客懷。吾愛馬鞍嶺亦佳。玉

霄一柱聳天半。蓮臺列嶂青可階。能仁寺榻何妨借。千年
大鑊今無價。七賢書院付荒榛。朱李王胡章二謝。橫峯側
嶺天下無。卽論瀑布亦絕殊。碧瀉雨潭梅五出。珠跳雲谷
桃千株。西石梁邊清洗耳。琤琮亦頗雄一隅。小龍湫小燕
尾短。俯拾卽是姑舍諸。凡茲諸瀑佐遊賞。大龍湫實爲之
長。奇峯雙剪雲門敞。白虹上貫天垂象。目測何祇五十丈
。壁凹巖凸恣奔放。團團滾雪下銀潢。串串垂珠結珊瑚。
因風翻空欲化烟。入池失勢難成響。朝霞一色捲文綃。夕
曛五采張羅幌。飄飄著潤肌欲酥。津津滴膩魂全蕩。持與
石梁絜短長。此何精麗彼粗獷。彼如壯士拔劍雄。此如仙

予出塵想。除却美邦衲割雷。神州吾見殆無兩。百怪千奇
不可圖。一斑窺豹殊粗疏。歸程阻雨上馬石。悵望愁雲幕
雁湖。



↑ 從馬鞍
嶺望玉
霄峯下
蓮臺嶂



↓ 黃金
溪於急
湍中
亂流
而渡



↑ 能仁寺大鑊
左手扶鑊口缺處而蹠
其左足者即是著者

十七 歸途

永嘉中山公園

甌江孤嶼

舟山宮井

李昌達殉國紀念碑

從良園走三十里，經過很大的一道窰輿嶺，這裏是海邊，下了山，天也晴了。到虹橋，公安分局長應靖生（俊），老友張雲雷殷勤招待，當夜每兩個人坐一個小划船分坐四個船從銀溪赴樂清，沿途聽船家唱催眠歌，睡夢中心靈非常舒適，比聽

胡蝶在姊妹花銀幕中唱搖籃歌還有趣。午前三時光景，到樂清入銀溪飯店休息。天明，上小輪船走六十里經柳市，白象到館頭，換坐大輪船，從甌江逆流上走三十里到永嘉了。

到永嘉是四月十三日，原定即日搭海輪回上海，不料船期不湊巧，一住，住了三天，直到十六纔得上船。在這三天裏又玩了多少風景，見了多少老的新的朋友。

每到一地必先登高一覽地方形勢，這是吾三十年來旅行慣例。行李安頓好了，急急忙忙找商務，中華去買永嘉地圖看，纔知永嘉城靠着甌江南岸，東城有較高的華蓋、積穀兩山。一個人按圖覓路，先上了華蓋山，城郭人民，都收歸吾的眼底。

華蓋、積穀兩山間，開作公園，旁邊有河道，東邊還有更大的水，白茫茫一片反映着落日，包含不少詩意。甌江對岸是一帶山脈。甌江中心兩個寶塔，那裏就叫孤嶼。在華蓋山周圍眺覽一下，走下山穿過公園，無數碧桃，好像含笑來迎接似的。有池，有橋，有亭，有樓；公園規模還算寬大。管理也算相當整潔。上積穀山，山頭有亭，山脚下有飛霞觀已毀壞了，老樹僅存枯幹。旁邊還有永嘉詞人祠，壁上無數詩詞，全賴有蛛網保護着，滿屋盡是淒涼空氣。原來「詞人祠」三字，已夠淒涼了。何況在今日？公園中心有個碑亭，碑文是平陽劉紹寬所撰。寫明朝戚繼光平倭寇故事，拿來鼓勵現時民衆。但在民衆教育館

裏，多少青年，正在學習皮簧，發揮他們歌舞昇平的興趣。

永嘉中山公園所見

斜日江亭逝水沈。飛霞庭幹飽霜侵。吟魂入地祠塵黯。戰血迴天碣意深。紅粟太倉因舊積。青衿城闕嗣新音。事功性學都何有。我欲千秋起水心。

隔了一天，還雇了一個划船，渡到江心孤嶼。江心寺，文信國祠，卓忠毅祠，謝公亭，像整隊的排列着。左右兩龍頭，是龍翔興慶兩塔，大部分已荒廢毀壞了！一部分保存得好些，還是海關洋員的力量。江心寺門外有聯，相傳是宋末王梅溪（十朋）賣弄他的小聰明，寫來留贈後人的。

雲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

潮長長長長長長長消

讀法似乎有幾種。較合理的還是每聯第一句一個字，第二句兩個字，第三句三個字，第四句四個字。就是「雲，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潮，長長，長長，長長，長消。」朝，讀朝夕的朝。朝，讀朝廷的朝。長，讀長短的長。長、讀長幼的長。不過以「長長」代「常常」，未免有些牽強。

甌江孤嶼謁文信國祠羣鷗方集龍翔興慶二塔爲戲

孤嶼江流急。荒祠夕照明。誰能解鈴語。來與證鷗盟。

永嘉一部歷史，在學術上的榮譽姑且不論，單論它地勢，

是個海口，有水而又有山，有大水還有小水，水的中間有島，水的外面有山，真是山環水抱，兼之人物俊秀，物產豐富，是多麼可愛呀！可是不景氣得厲害，我們住的是甌江第一旅館，除掉我們以外，很少見他客。午飯總是甌江菜館，除掉我們以外，也很少見他客。浴是南園，除掉我們以外，更少見他客。我們到溫州，很想一概不讓人知，做個「秋毫無犯」，結果還是見了許多朋友，且勞動了許多朋友。

十六早起上了輪船，從此文章結束了麼？不料還來個「尾聲」。

十七晨船過舟山，宣布停泊六小時，只得上岸游覽游覽。

一羣人隨隨便便的走，到了水產學校，時間尙早，不要驚動他們了，進城上了一座小山名鎖山，一名鎮鰲山，正席地高談的時候，回頭忽見山下一羣學生在那裏體操，精神飽滿。下山不知不覺，進了一座民衆教育館，館員告我館後有成仁祠，進內一看，原來是民國初年建的。供着明魯王監國時張肯堂等一百二十個神主，後進是魯王妃嬪，神主兩旁是明季殉難職官婦女及士民婦女神主。祠旁有井，碑刻「舟山宮井」四字，是明末魯王妃等在此殉難處。清全謝山有舟山宮井記，祠壁懸有明季諸先烈舟山殉國始末記，都寫得很詳。祠前邊是公園，公園內補建了一座雪交亭，旁種梅、梨各一株，忽然憶及上海劉鴻生曾

託調查他所創辦的定海中學，不知在何處，訪問結果，方知剛纔山頂所見學生體操的學校就是。可是時間不多，用一個半鐘頭的工夫，調查大概。匆匆上船，過倉河頭巷，無意中從垃圾桶旁邊，發見一塊石碑，上刻道光庚子六月英法軍破舟山義民李昌達夫婦殉國故事，同治七年立碑紀念。吾們此刻不是大家提倡愛國救國麼？這樣轟轟烈烈的眼前故事，在這國難聲中，怎麼讓他躲在垃圾桶背邊，不好好替他表揚呢？趕緊和叔賢，拉開了桶，細看一下，寫一首詩：

舟山半日游

吾遊定海城。言登鎮鰲山。山下弦歌聲。列隊皆童叟。尋

聲下訪迷失道。道旁宮井埋青艸。三百年來碧血新。謝山
一記猶堪考。雪交亭前雙樹肥。成仁祠外風滿旗。摩挲粟
圭百二十。在昔何盛今何稀。徘徊周覽興未歇。倉河頭巷
碑留跋。道光庚子年六月。殉國義民李昌達。城可拔。地
可割。匹夫有志不可奪。庶幾強虜凶鋒遏。嗟嗟東北好河
山。亦有義民無義官。官不生降卽生還。低徊今昔空長
嘆。咄哉諸生起起起。與子同仇雪此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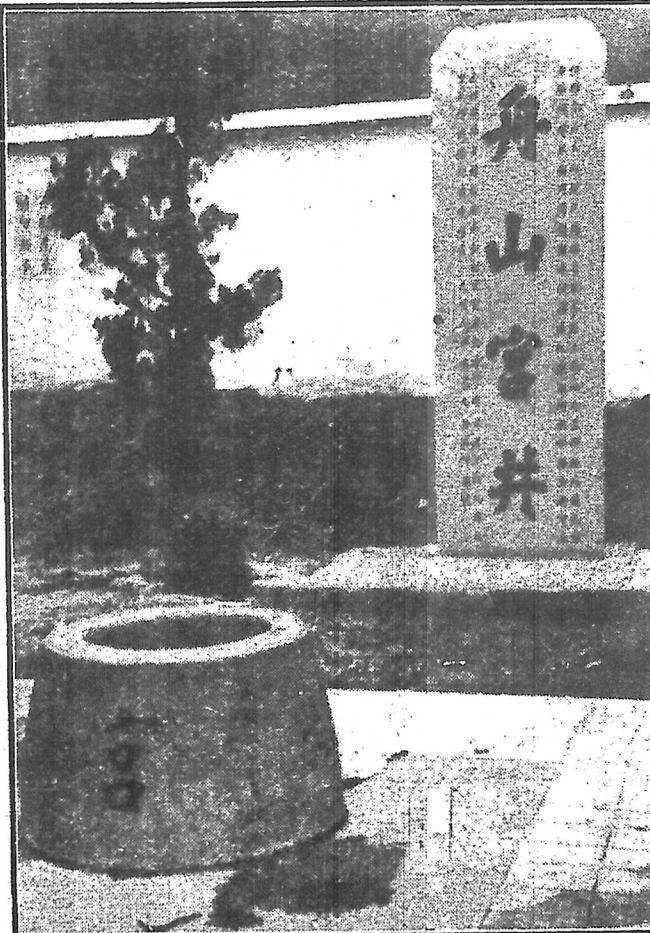
↓ 妃元氏陳王魯明



↑ 堂 肯 張



↑ 水 蒼 張



明魯王元妃
殉難處 ←

十八 結束語

交通與生產

紙烟之害

新舊式生產和銷耗

漁村救濟

輟學的大學生

改進械鬥運動

二五減租的實況

很滿意的兩點

十八那天的平明，船到上海，吾的夫人早又懇懇摯摯地在碼頭上了。高等游民生活從此結束。親友紛紛來問我怎樣感想：

吾對於「天」的部分，完全滿意。天台，雁蕩不必說，就是

雪竇和其他種種，各有各的特色。可是「人」的部分，全國最完善省分，要算浙江，浙江最完善地方，要算浙東，觀察結果，還只有「可憐」兩字。

到處公路一天一天發展了。要使國家現代化，要在國防上有聯絡準備，要在整個的交通上有相當的適應，公路當然不可少。這是毫無問題的。可是經濟上的影響怎麼樣？如果地方生產不增加，輸入多於輸出，公路一通，輸入更加方便，老百姓多年積下汗血錢，受了物質的引誘，爲亢進的生活所驅使，天天向外流出。社會經濟，必將受到非常影響。所以發展公路，有一重要條件，就是同時籌劃增進地方生產。必使交通與生產

相伴而進行，雙方交相爲利。浙江交通事業，已發展到這般地步，當然是可喜的事，全省建設行政，亦正在着着進行，吾說最好還須就各縣地方狀況，組織生產研究會，以一縣爲單位，研究各該縣公路開通以後，如何利用機會？如何適應需要？有須與省建設事業聯絡進行的，有須與各縣聯合進行的，有須與交通中心如上海地方聯絡進行的，一一作成具體方案，分別進行，這纔是充分利用交通的長處，而不致貽留交通事業畸形發展的缺憾。或者當局早已計劃到這點罷！至於築路所到地方，有未免除地稅的，有未發給地價的，吾知當局早已體會老百姓的渴望，在盡力籌劃中了。

說到地方輸入多於輸出，最顯明的地方，吾所接觸，要算新昌，臨海，天台幾縣。據說，新昌全縣生產品輸出，不及紙烟肥田粉兩大輸入的總額，是何等可怕事？

紙烟一項，人口五十多萬的縣，每年輸入一百二十多萬圓。人口三十萬左右的縣，每年輸入五六十萬圓，都是平均每

人每年兩圓左右。不能不說厲害的了。寫到這裏，得新昌白縣長函告：嶺新戒吸紙烟，頗見同心，已減少十分之七，地方經濟無形中增加六七十萬圓云云，可喜可喜。

地方風俗，一天一天在那裏由儉而奢。讀到紹興禹廟風俗的素描，怕不能不動心罷！吾又要想起五年前馬君武從日本回

來。說過的幾句話了。他說：他們日本，舊式的消耗，新式的生產，吾們中國，新式的消耗，舊式的生產，一個富上加富，一個貧上加貧，怎麼能競爭呢？

漁汛的豐歉，於地方治安，發生直接影響，大家正鬧農村救濟，怎麼不想到漁村救濟呢？如果沿海地方用相當的組織，施行漁村貸款，使漁民不致吃「高利貸」的苦，即使年成不佳，收穫不多，儘可依相當手續，展期歸還，無鋌而走險的必要，地方治安，得多少保全，不好嗎！後來還聽得生在海濱的友人告我：沿海漁汛，在上市時候，兩條魚賣三個銅圓，到漁汛過去，同樣的魚，銀圓一角買一條。如果設了冷藏庫，這種利益

還能計算麼？我們中國，真滿地是黃金，到處是機會，就是沒有人利用，不可憐嗎！

各地不景氣狀態影響到文化方面。吾碰見好幾個大學生，因農村破產家庭經濟艱難輟學了。他們都還是富家子弟，有田幾千畝的。大概溫台一帶，送一個子弟到上海進大學，據說每年須一千圓，到杭州也須六七百圓。楊振聲統計大學生每年教育費每人八百四十四圓。那知他們家庭裏還有這般大的負擔呀！

溫台一帶鄉村小學校教員薪水，聞每月有僅四五圓的，似乎太薄了！如果確的話。

械鬥誠是一種不良風俗。吾以爲只須把他們眼光擴大些，把一姓的眼光，變爲一國家，一民族的眼光，這種勇氣，大可利用。浙東一帶以及各地教育界同志，各大學教育科系浙籍諸生，何不來一個改進械鬥運動，果真成立一個組織，到械鬥最厲害地方，語言，文字，各種利器，同時並進，如果經過相當時間，一定不難挽回惡劣風氣，或竟變成精誠團結，俠義勇敢最優良風氣。

二五減租一事，這回吾倒很用心調查過一下。全省實行地方，約有十之五六。就吾調查所及，農民受到好影響較顯明的爲紹興一縣。確似能逐漸達到耕者有田的目的。此外，有的

地方，每每發生下列種種障礙，一，土豪抗令不肯照辦。二，農民無相當知識，不明「二五減租」爲何物，不知要求。三，農民畏懼土豪聲勢，不敢要求，並且聲明自願不減，免致將田收回，不得耕種。四，書吏藉端向田主索詐，所謂「二五減租」，如納本色，每石減去二斗五升，如納折色，每圓減去二角五分。他們竟曾將本位抹去，單說須減去二斗五升，二圓五角，於是不論本色額定多少，總須減去二斗五升，不論折色額定多少，總須減去二角五分，這一半也是田主知識太差的緣故。因此，吾獲得兩種覺悟：一，無論何種新政，必須先訓練一班執行人員，否則雖有好方法，未必生好影響。二，替農民謀幸福，第

一有效方法，在給農民以自求幸福的能力和知識，否則幸福當前，還是沒法享受。

有一點，很使吾興奮的，溫州全市沒有日本人。吾平時知道的，溫州商埠，原有日本商店，九一八以後，地方一概和他們絕交。不買他們東西，也不賣東西給他們，站不住，偃旗息鼓而去。所以現在溫州沒有一家日本商店，也沒有一個日本人。

還有一點，使吾滿意的，這番旅行所見不少很好的縣長，和公安局長及公安分局長。

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六日脫稿 黃炎培

東 之

每冊實價三角
外埠酌加寄費

著 者 黃 炎 培

發 行 者 生 活 書 店

上海福州路
第三八四號

印 刷 者 生 活 印 刷 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一初版

中宣會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六八五號

上海生活書店出版

萍踪寄語

韜奮著

初集八角 二集四角

作者最近遊歷歐洲，考察新聞事業，並及政治經濟社會之最近趨勢，隨時作雋永之敘述，下正確之評論，內容精彩，趣味濃厚。茲先將以英德兩國為段落之部，彙成初二兩集，以饜國人。並附銅圖極多，均新穎珍奇，用米色道林紙印精插入，各成段落，首尾完全，並無截然中斷之弊。關於續遊各國之作，將於短期內編印三集。在全書終了時，作者更將全部考察情形，作有系統之總結論，抉述以供國人參考。

遊	黃	錦	蘇	海	遊	深
海	海	繡	聯	外	日	刻
環	環	河	印	的	鳥	的
遊	遊	山	象	感	瞰	印
踪	記	記	記	受	象	象
(三版)	(四版)	(再版)	(再版)	(三版)	(三版)	(五版)
一册	黃炎培著	一册	邵宗漢譯	一册	一册	一册
實價四角	實價二角五分	實價七角	實價四角	實價一元一角	實價七角	實價九角

◆ 售經總店書活生 ◆

活生

.3

\$0.30